

2327

言文  
對照

呂祖謙原著  
袁韜壺譯解

東萊博議

廣益書局刊行

281.852  
(2) 2

281.852  
(2) 2

281.852  
) 2

## 附 言

---

本局出版文學諸書。皆國學之菁華。文化之基本。所用印刷工料。莫不精益求精。較一般省工減料之印訂成書者。迥然不同。優劣懸殊也。至以最完美之書籍。而取最低廉之價格。則本局以提倡國學。闡揚文化爲前提。願以此貢獻各界。溥惠學者。款款之誠。幸垂察焉。

#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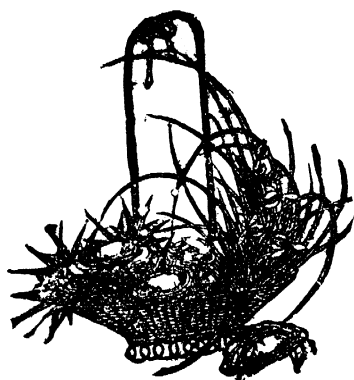
東萊博議這部書，是呂祖謙先生一種著作。先生生在南宋初，字伯恭，諡法叫做汝，浙江婺州人，孝宗朝隆興年間中了進士，又中了博學宏詞科，歷官太常博士，直祕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嘗把聖學勸勉孝宗。他又是一位理學家，和張南軒、晦庵兩夫子爲友，當時三人齊名，稱爲「中原文獻」。先生對於詩書春秋，多能發明古義，十七史都有詳節，宋史把他列在儒林傳裏。先生又著有東萊集一書，者遂稱他爲東萊先生，所以這部博議也稱爲東萊博議。先生爲諸生課試起見，因此做了這部書，書中各題目，都出在左傳裏面的左傳，是春秋時代魯國裏一種史記，因爲是左邱明作的，所以叫做左傳。那左傳裏所載各種事實，凡國家興亡成敗的事迹，人類善惡邪正的行爲，不但可爲後世炯戒，且於世道人心，

很有重大的關係。先生因爲生在宋室南渡後，身任禮官，兼充史職；內有姦邪擅權，外有遼金作寇，因此疾首痛心，把一種憂憤痛恨，沈鬱深刻的議論，不覺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後人有說：「先生此項著作，是在新婚蜜月時完成的，所以詞句上意氣勃勃，正是少年時代的手筆。」其實，並不是這樣的。關於這件事，前人已有年譜攷正，這裏且不必多說了。單說博議這部書，出版很久，流傳又廣，自宋元明清以來，凡學習論說文的，大半多把這部書做了個範本；因爲這部書共有論文八十六篇，每篇文字，有格局，有筆法，且措詞立意，又新穎，又警切，正是研求論說文的一種最適用最完好的善本了。但是每篇文字中，詞意頗覺艱深，用典故處也很多，在學問素有根柢的人，固不難解索；只恐初學這輩，或不容易明瞭，豈不是一種缺憾麼？因此不揣譾陋，特用「言文對照」法，把原文譯成白話，並在每篇題目下，先加了題解，正文上既有解，又有註，且每篇末後，各加了一個總評，

統統都用白話體，並加列新式標點，把每篇的原文，解得清清楚楚，註得明明白白，使得讀者一見便明，容易領悟，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鄙人回憶少年時曾應科舉試，自戊戌政變後，改八股爲策論；故對於此項工作，嘗加揣摩的功夫，得以稍識門徑。現今年已老了！衰朽餘生，百無聊賴，謹將生平一知半解，向我學界文人，青年士子，略盡一些兒貢獻，未始沒有小小的補助。至此種作品，雖沒有怎樣出色；然耗心血，費腦筋，到了一年有餘，纔告完成。原不敢自算爲功，不過我盡我心就是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歲次閏逢闍茂，仲夏之月。

袁智根韜壺父志：



# 凡例

- 一、名稱：這部東萊博議的書，是宋呂成公祖謙先生所撰作的。全書共計八十六篇，每篇題目，都是左傳裏面的事迹；作法既佳，流傳又久，是論說上一種最適用的範本。現在把這部書依照原文用白話體解釋，並分爲段落，又加了新式標點，所以就這部書名叫做：「分段標點白話註解東萊博議。」
- 二、題解：每篇論說文，總有一個題目；題目是論說文的主腦，好比人們有了眼睛一般，這關係是很重要的。本書每篇先把題目的意義，用白話講解明白，然後再去看這篇白話解釋的論說文，自然明白曉暢，詳細懂得一切了。
- 三、事實：每篇題目，雖已講解明白；但關於事實上實一切情由，若不詳細敘明，對於題目上重要內容，仍未能十分明瞭。今爲力求完善起見，特把題目上種種

事實，按照左傳原書，附列在題解的後面；內有幾種事實簡單的，就把事實一併附在題解內，不再另列，總求簡明爲主。

四、解釋：每篇原文，統用白話解釋，把原文上一切意義，逐字逐句，都用淺近通用的白話，一一詳細解明；且前後一氣貫串，並不敢顛倒錯亂，這是編者煞費苦心的一種區區貢獻。

五、註釋：註釋和解釋，這兩種性質是不同的。解是解釋文字上所說的意思；註是註明文字上深奧的意義，和所用的各種典故。凡用典故的地方，應把原書錄了出來，所以須用原書的本文，不宜用白話，使讀者一見便明，就曉得這個典故的出處；作者並勿是有意不用白話，却爲這些兒緣故。

六、言文對照：白話解不難，白話解必須與原文兩相對照，前後次序不亂，這是很難的事。否則白話不照原文的次序，那就不算爲言文對照了。本書對於篇



中一切字句，統照原文按次解釋下去，並沒有參差倒亂的地方。遇有虛字或典故處，也各照它的口氣與意義，用白話解釋明白，不敢含糊草率了事，望讀者明鑒！

七、分成段落：文不分段，便不懂得全篇的結構法子。本書將各篇文字，一一分成段落，並在每段正文及每段解釋的上面，用一二三等字樣，做了個標識。段中遇有字句短少的，就將兩段併列一處；但這兩段的正文和白話解，仍各自另行排列，並不連併爲一，免得兩相混亂。若註解一項，不妨歸併在一處，這也是一種通融的辦法。

八、新式標點：標點是文字上最關緊要的事；如果不用標點，那文字上所用的詞句，和各種名稱，及一切口氣，都勿能夠明白。本書把各篇原文上的句子，和題解、事實、解、註、評語，這幾種白話文，都一一加了個新式標點，使得讀者一看，

就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九、引申意義：書中有幾處，如單照原文的字句上解釋，恐那些意義，不能夠十分通透；因此，用一種變通辦法，把原文字句外的意思，另外引申出來，就在白話解上面或下面，另外加一括弧，做了個符號，使得這種引申意義的句子，既可分清界限，又可把上下語氣，仍接得一氣貫通，這無非是編者力求完善的一番用意。

十、加列總評：每篇末後，各加了一個總評，把通篇的主腦怎樣，作法怎樣，各段的詞句和意義，有怎樣的好處，都在篇後加了一個評語。至每篇評語，雖各有詳略長短不同；然關於文字上有重要的內容，就在評語裏提表出來的，所以這項總評，也是一種切當應有的事情，不可當做無關緊要的一種點綴空文看待它。

編者韜壺又識：

分段標點  
白話註解  
**東萊博議目次**

卷一

鄭伯克段於鄆	一
周鄭交惡	二
宋穆公立殤公	一九
臧僖伯諫觀魚	二三
用兵	二九
隱公問羽數	三三
鄭伯侵陳	四〇
盟會聘享失禮	四五
穎考叔爭車	五一
齊魯鄭入許	五八

---

息侯伐鄭	六二
羽父殺隱公	六七
臧哀伯諫郟鼎	七三
晉封沃曲曲沃併晉	七九
齊衛鄭戰于郎	八五
鄭忽辭婚	九一
詹父以王師代虢	九九
虞叔伐虞公	一〇五
楚莫敖屈瑕	一〇九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一一九
盜殺伋壽	一二四

桓公文姜如齊……………一三二

楚武王心蕩……………一三八

卷二

鄧三甥請殺楚子……………一

魯莊公圍邾……………七

妖祥……………一四

齊魯戰長勺……………二二

宋萬弑閔公……………三〇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三七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四三

鬻拳兵諫……………四七

卜筮……………五四

曹劇諫觀社……………六四

晉殺世子申生……………六九

齊侯救邢封衛……………七六

管仲言宴安……………八三

齊仲孫湫觀政……………八八

晉里克……………九六

衛懿公好鶴……………一〇三

齊寺人貂漏師……………一〇九

鄭孔叔申侯……………一一八

齊伐楚……………一二五

楚滅弦黃……………一三一

楚文王寵申侯……………一三九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一四六

卷二

葵邱之會	一
衛侯遜位激民	一一
梁亡	一八
用人祀神	二三
宋人圍曹	二九
隨伐楚	三六
宋公楚人戰於泓	四二
魯饑而不害	五〇
成風請封須句	五五
秦晉遷陸渾	六一
子圉逃歸	六八
魯卑邾不設備	七五
成得臣卻獻子	八〇

晉懷公殺狐突	八九
賦詩	九六
衛禮至爲銘	一〇三
周與晉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一一〇
鄭子臧好聚鷓冠	一二一
楚滅夔	一二六
臧文仲分曹田	一三〇

卷四

穆伯襄仲	一
先軫死節	六
相術	一二
晉侯朝王伐衛	二〇
宋蕩意諸	二五

楚范山請圖北方	三一	季文子出莒侯	七七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三七	宋昭公子武氏族	八四
長狄	四四	宋華元羊斟	八九
周公閱王孫蘇訟于晉	五一	楚鬪椒	九五
狼曠死秦師	五九	楚子問鼎	一〇二
楚人滅江	六三	楚箴尹克黃	一一〇
楊處父	六七	荀林父伯宗	一一五
宋華耦辭宴	七一	公孫歸父言魯樂	一二一

〔附錄新增各種應用虛字〕

分段標點  
白話註解 **東萊博議卷之一**

呂祖謙撰著  
袁韜壺註解

鄭伯克段於鄆（題解）

這位鄭伯，就是鄭莊公。段是人名，就是共叔段；他是鄭莊公的胞弟。鄆，是地名，在今河南鄆陵縣地方，是春秋時鄭國的邑。這在

鄭伯克段於鄆，是說鄭莊公攻破共叔段在鄆的地方。

（附事實）當初鄭武公在中國討了一位老婆，叫做武姜，生了莊公和共叔段兄弟兩人；因為武姜正在睡著時，到了醒覺後已把莊公生下來了，弄得姜氏嚇了一跳，所以把他取個名字叫做寤生。從此姜氏便厭惡莊公，喜歡那共叔段；她心裏想要立共叔段做了太子，時常在武公面前求請著。武公勿肯答應她。等到莊公登了位，姜氏替共叔段請求制邑的地方。莊公說道：『制，是一個險惡的城池，叫虢叔曾死在這地方的呢。若是旁的城池，應該遵你母親的命！』姜氏又替共叔段請求京邑地方，莊公就叫共叔段去住著，稱他叫做京城太叔。鄭國裏有個大夫叫做祭仲的，說道：『都城過了三百丈的城堞，便是國家的禍患呀。先王所定的規矩，大的城池，不過比較國城三分當中的一分；中等城池，是五分當中的一分；小的城池，是九分當中的一分。現在這京城勿依照這樣規

矩，不合先王的制度呵！你做君王的恐防不得了的呢？」莊公說道：「姜氏想要這樣辦，叫我怎能避免禍害呢？」祭仲答道：「姜氏那裏有滿足的心意呢？還勿是早些設法，勿使他延纏開去，才好！這種延纏開去的草，尚且難以除得掉；何況是君王的親愛弟弟呢？」莊公道：「多幹著勿合理的事情，一定要自投死路的，你暫且等候他吧！」不多幾時，太叔叫西邊北邊兩處地界上百姓，分著心歸向了自己。公子呂道：「國家勿能有兩個君主，你做君王的打算怎樣辦法？倘要把國家給與太叔，我做臣子的請去奉事了他；如果勿給與他，就請把他除了去，勿要弄得百姓們生了兩條心！」莊公說道：「用勿著去除他，他將來自家終要弄到禍患地步的。」太叔又收了西北兩處地方，做了自家的地盤，一直佔到廩延地方爲止。子封說道：「可以去討伐他了！等他勢力大起來時，恐要得了人心呵。」莊公說道：「他幹著勿合理的事情，一定沒有人和他親近；他勢力雖大，恐就要坍敗下來的。」當時太叔修好了城池，招集了人民，整備了軍器，辦齊了兵隊和戰車，打算趁著不防備時，來攻打鄭國。姜氏也打算替他開城，做了個內應。莊公聽聞他起事的日期，便說道：「現在可以討伐他了！」叫子封帶領兵車二百輛，去攻打京城。京城的人民，反叛了太叔，太叔逃奔到鄆地方；莊公再進兵打到鄆邑裏，那太叔就逃到共邑那邊去了。這段事情，在春秋時魯隱公元年。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爲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甯有是耶？

【解】釣魚的人對不起魚，魚有什麼對不起釣魚的人？打獵的人對不起野獸，野獸有什麼對不起打獵的人？鄭莊公對不起共叔段，共叔段有什麼對不起那莊公？況且在釣鉤上設了粉餌，拿這個去哄引魚兒的，是釣魚的人呵；爲地上掘了深深的坎，拿這個去哄引野獸的，是打獵的人呵。如今勿怪責釣魚的人，却反怪責這魚要去吞食粉餌，勿怪責打獵的人，却反怪責這野獸要去奔進深深的坎裏，天下難道有這種道理的麼？

【註】負魚

負是違負。負魚就是對不起這條魚的怨思。

粉餌

餌音耳。在鉤上設了食物，引誘魚來吞食的，這就叫做餌。餌就是在釣魚鉤上所設的食物。

陷阱

在地上掘了深深的坎，哄引野獸踏在這機關

裏，便跌了下去。這就叫做陷阱。

○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

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鈎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爾！獸爾！豈有見鈎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

【解二】莊公是個雄豪猜忌陰險很毒的人，他看待同胞親兄弟好像賊匪怨家一般，却要一定弄到他傷了性命。所以藏著自家巧詐的機心，却叫他玩侮起來；任他貪求的慾望，却叫他放肆起來；養成他的罪惡，却叫他弄到一種反叛的罪名。軍隊有這般強盛，步兵和戰車有這般兒多，這是莊公在鈎上所設的食物呵。有三百丈城壕的城池，和那西北兩處邊界的地方，是莊公在地上所掘的深坑呵。那叔段這樣昏暗愚笨勿聰明的人，正好比是魚呵！獸呵！那裏有見著鈎上的食物肯勿吞下去，走過地上的深坎肯勿跳落去的呢？莊公把這般的引導叔段做了背逆事情，却反要去討伐他的叛逆；告給叔段做了反叛事情，却反要去討伐他的。叛；莊公這樣的施用心計，也覺得陰險的呢！

【註】雄猜陰很

雄，是豪壯的意思。猜，是疑忌的意思。陰，是陰險。很，是很毒。

寇讎

賊匪叫做寇。怨家叫做讎。

故匿其機而使之狎

匿，是藏蓄著，勿使人看得出的意思。

思。輕侮玩侮叫做狎。這句「故置其機而使之狎」，是說莊公所以藏著那狡詐的心計，弄得共叔段不提防起了輕易玩侮的意思。

甲兵

就是兵士。因為古時兵士身上穿著甲，所以稱為甲兵。按甲是古時的軍衣，用革或鐵葉製成的戰時穿

在身上，可抵禦刀槍箭石等類。

卒乘 步兵叫做卒，乘就是戰車。

百雉之城

城上的女牆叫做雉，也稱為雉堞，俗稱為城濠。按古時長三丈高一丈的稱為雉，百雉之城就是有三百丈長的城子。

西鄙之

地 邊疆地界叫做鄙，兩鄙之地就是在東北兩處的邊界地方。（左傳）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於己。

冥頑不靈

昏暗叫做冥，愚笨叫做頑，冥頑不靈，定他誠心裏昏暗愚笨，勿聰明的意思。

逆

逆是背逆，就是作亂造反

的意

③莊公之心，以為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叔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與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與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

【解三】

莊公的意思，算是快速除掉了他，是把他的罪惡還勿曾明明看得出來，恐眾人一定勿

佩服的；慢慢兒除掉他，是他的罪惡已經表露出來，眾人一定沒有話說了。在當初所以不去責問他

的，原來是要加些其叔段的罪惡，就可以去弄死他呀。究不知叔段的過惡天天長大起來，那莊公的過惡也和他一齊長大起來了，叔段的罪孽天天深重起來，那莊公的罪孽也和他一齊深重起來了。人們只看到莊公想要殺掉一個叔段罷了！在我的個人意思想來，要算是把叔段封在京邑之後，及攻伐鄆邑之前，莊公所存的心思和所蓄的計謀，何曾有一歇兒功夫能忘掉叔段的呢？倘然起了一個心意，便要殺了一個弟弟呵；倘然起了一百個心意，便要殺了一百個弟弟呵。莊公的罪惡，倒勿是比那叔段還要重大些呀？

【註】亟治之

亟和急字義同。亟治之，是說快速除去了他，就是把共叔段快些弄死的意思。

暴，是暴露，就是顯然表現出來的意思。

封京之後伐鄆之前

京，都是鄭國京邑。

名。《左傳》：「請言使皆謂。」《城大叔》：「（又）命于封。」

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

苟興一念

念，就是心裏的念頭。苟興一念，是說他心，倘然起了一種殺害的意思。

須臾

片刻，做須臾。

就是一歇兒功夫。

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

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

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行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

〔解題〕我曾經詳細推究這件事情：方纔知道莊公的意思是天下這種最陰險的呵。祭仲這班人，勿曉得莊公這種狡詐的心思，反要勸阻那都邑城池僭越了制度，不知道莊公正好要他僭越了制度；勸阻那勢力大起來時恐要得了人心，不知道莊公正好要他得了人心；是全朝廷的一班大小官員，都落在莊公的計謀裏面了。鄭國的詩人，勿曉得這種狡詐的心思，反要諷譏莊公是抵擋勿住他的母親，所以害了他的弟弟；不知道莊公正好要得著抵擋勿住他母親的名目。詩人又諷譏莊公爲了一些小小耐煩所以弄成大的禍亂出來；不知道莊公正好要得著這種小事勿耐煩的名目。是全國的人都落在莊公的計謀裏面了。

### 〔註〕吾嘗反覆考之

嘗，是時常，就是曾經的意思。吾嘗反覆考之，是說我曾經詳細推究這件事情。

### 不識其機

機，是機心；不識其機，就是勿曉得莊公這種陰險的心術。

### 舉朝

是說滿朝，就是

### 全朝廷的臣子。鄭之詩人

是說鄭國裏做詩的人。長春秋時各國都有做詩的，把兩野上下的事情，寫成詩句，舉面，但古時共有詩三千篇，後來孔子刪存三百十五篇，分爲國風小雅大雅頌四種體裁，世稱爲經。

詩經鄭將傳一篇。

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

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刺，就是諷譏的意思。

墮，是落下去的意思。

⑤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其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

【解五】莊公的陰險心術，還沒有完盡的呢！在魯隱公的十一年時候，鄭莊公封許莊公的弟弟許叔；却說有幾句話語道：「我做國君的自家有個弟弟叫做共叔段，大家勿能夠睦，反弄得他寄食在外面地方，（我自家兄弟尚且這般模樣）何况能夠長遠得有這許國地界麼？」他說了這般話，就是鄭公想要把這樣的哄騙天下呵到了魯莊公十六年，鄭國的公父定叔（就是共叔段的孫兒），他逃出投到衛國去，到了三年功夫，仍把他回返本國來。莊公說：「勿可弄得共叔段沒有後代在鄭國裏。」就可見共叔段有後代在鄭國裏，已經多年了！共叔段所以有了後代的，就是鄭莊公想要把這樣來哄騙後世的人呵。已經哄瞞了朝廷上的官員，又哄瞞了本國的人民，又哄瞞了天下，又

哄瞞了後世。哎！嗚！危！危！然！好！陰！險！呀！是！這！鄭！莊！公！的！心！術！麼？

【註】機心

是說有機械的心，就是陰險的心術。

莊公封許叔

許叔就是許莊公的弟弟。按春秋時魯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魯兩君把許國的地方讓給鄭伯。鄭伯派著許大夫百里

奉許莊公的弟弟許叔，住在許國的東邊地方。

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餽口，就是寄食的意思。而使餽其口於四方，是說弄得他在外面各處寄食，就是不能在本國吃飯的意思。

公父定

叔

就是共叔，許國的孫子。

噫嘻

是嗟歎聲。

岌岌乎

就是危危然的意思。

⊙將欲欺人，必先欺其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斲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鈎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爲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爲天下之至拙。

【解六】打算要哄騙他人，一定先要哄騙他自己的心；莊公徒然快活人家被我哄騙的事情很多，却不知道我自家哄騙這心裏的事情也很多。被人哄騙的這種害處，是身體上的害處呵；哄騙人家

的害處，是心術上的害處呵。天下的悲傷事情，沒有再比良心死掉的這般大。那肉體上死了去的，還在第二樁事情。被人哄騙的人，身體上雖受了害處，但心術仍然是照常這樣子的；他們哄騙人家的人，身體上雖然得意，他的心術，原來是已經傷壞得一些也沒有了。在那邊被人哄騙的人，所傷害的，是很輕；在這裏哄騙人家的人，所傷害的，是很重大。這正是釣魚的人，反要自去吞了釣鉤上的食物，打獵的人，反要自去投在地坎裏呵。照這樣看來，勿是天底下一種最笨的人，難道肯弄到這般地步麼？所以我起初把鄭莊公算是天下的最陰險一種人，到後來又把鄭莊公算是天下的最愚笨一種人。

【註】心害

是說傷壞了心術。

而身死次之

是說肉體上死了去，還是第二樁事情。

而心自若

是說他心術上仍照常一般樣子，就是良心却勿曾傷壞的意思。

斲喪

無餘

就是把良心傷盡，一些也沒有留存的意思。

至拙

是說最愚笨的人。

詎

音巨，作豈字解釋。

【評】通篇分爲六段：第一段，把釣魚獵獸兩種事情，從正反面比喻夾寫出來；並拈定一個險字，坐實莊公負段的罪，做了通篇的主腦。正如「老吏斷獄」一般。第二段，證明莊公負段，縱欲養惡，居心不堪設想，讀之令人驚心動魄。第三段，句句是誅心之論。第四段，把莊公陰險心術，從事實寫了出來，大



有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的氣燄。第五段，將文勢推拓開去，把後來封許叔時所說的話，和公父定叔復國這段事情，一一提出來，做了個引證；莊公一生欺詐手段，更顯然可見。欺朝中的官員，欺國裏的人民，欺天下又欺了後世，分作四層寫把莊公的心事，一一揭了出來。末句仍歸到險字，和上文前後相應。第六段，轉出「欺人必先欺心，心害大於身害。」這就叫做是非難逃公論，義正詞嚴，大加責備，說得很爲有理。「釣者自吞鉤餌，獵者自投陷阱。」兩句，回應首段，章法完密，末結處斷定莊公是個至險至拙的人，筆力尤爲峭勁。

## □周鄭交惡〔題解〕

春秋時魯隱公第三年，鄭國的武公莊公，他父子兩人，先後都做了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存著兩條心，却親近那虢國，似乎有些勿信任鄭國的意

思。鄭伯爲此埋怨了平王。平王對鄭伯說道：『並沒有這種意思的！』因此周朝和鄭國兩方面爲信用上起見，大家把親生的兒子送過去做了個抵押。平王的兒子名字叫狐的，送到鄭國去。做抵押，鄭伯的兒子名字叫做忽的，送到周朝去做抵押。到了平王崩亡時，周朝那邊人，想要把政權交付虢公，鄭伯心裏不平，便反對起來。到了四月時，鄭國派祭足帶領了軍隊去收割溫邑的麥，秋天時又去收割洛邑地方的稻子。周朝和鄭國兩方面，就大家積起怨恨來，所以這題目

就叫做「周鄭交惡」。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魯齊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

【解二】做帝王看待這班各國國君，似乎和做國君的看待這班大夫是一般的呵。季氏是魯國裏最有威權的大夫，季氏在魯國好像是有兩個國君的呢；但當時沒有把他君臣們平等看待，稱他叫做魯季。陳氏是齊國裏最有威權的大夫，陳氏在齊國好像是有兩個國君的呢；但當時沒有把他君臣們平等看待，稱他叫做齊陳。因為季氏和陳氏勢力雖大，他仍然是魯齊國裏的臣子呀，怎能夠把他君臣們平等提論，致亂了這個名分麼？

【註】季氏於魯如一君矣。季氏就是季孫氏，是魯國的大夫。魯國自從文公以來，季氏歷代掌管國政，權勢日重，魯君反失了主權，那魯國裏好像有兩個國君一般，所以說是「季氏於魯如一君矣」。

陳氏於齊句。陳氏是齊國的大夫，世執政權，勢力很大。他在齊國裏也好比有了兩個君主模樣。烏可。就是怎可亂其分。分是名分，亂其分，是說錯亂了君臣上下的名分。

○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

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爲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

【解二】周朝是個帝王呀；鄭國是個國君呀。左邱明記載周平王和鄭莊公這件事情，在起初算做那周朝和鄭國兩方面大家把兒子做了個抵押，到後來算做那周朝和鄭國大家積成了嫌怨；把帝王和國君兩下並稱起來，稱他叫做周鄭，當做平等看待，並沒有君臣上下的分別。他勿責備鄭國是違反了周朝，却反要責備周朝是欺負了鄭國，左邱明這種議論錯誤的過失，也勿算輕小的了！照我的意見想來，要算那左邱明真有些議論錯誤的過失，但周朝也免不了沒有過失的呢。

【註】左氏 就是左丘明，他是春秋時魯國的大史。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述孔子的意志做了傳，就叫做左氏春秋，所以稱孔子爲素，上稱邱明爲素臣。又國語一書也是左丘明做的，馬遷說：「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後人因他失明，又稱爲左。

周鄭交惡 是說周朝和鄭國兩下積成了嫌怨的意思。無尊卑之辨 辨，是分別的意思。在上爲尊，在下爲卑。這字是對周朝一面天子說，卑字是對鄭國一面諸侯說。因爲左邱明是「周鄭」

交惡，是把天子和諸侯相提並論，當做平等一律看待，所以說他沒有君臣上下的分別。信有罪 信，是真的意思。罪是罪惡，信有罪，是說真有一種議論錯誤的過失。

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爲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

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異懦暗弱，反爲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勢鈞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爲天子，鄭爲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糶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歲改月移，豈知周之爲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譖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豈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解三】周朝向東面遷都的時候呵，鄭伯進去做了司徒，拿著朝廷的政權，做君王和做臣子的名

義，還存在的呵。做君王的對著臣子，好的人就用了他，不好的人就棄去了他，還有什麼暗暗諱飾的呢？如今平王想要退去那鄭伯却又勿敢退去，想要進用那虢公却又勿敢進用，平王是個勿剛強勿明白的人，反把勿誠實的話語，用這樣的哄騙他的臣子，原來已經失掉做帝王的身份了。又且更加失了身份的，弄到和鄭國大家把兒子做了個抵押。大家把兒子做個抵押，這是連界友邦的事情呵。如今周朝低落了帝王的尊貴身份，反向下面把兒子抵押在鄭國裏；鄭國忘掉了臣子的低卑身份，反向上面把兒子抵押在周朝裏。上下勢力平等，身份相當，君臣上下的名分完全失去了。在未會把兒子做抵押以前，周朝是個帝王，鄭國是個國君；到已經把兒子做抵押以後，周朝和鄭國是平等的呢！還有什麼畏忌呵？溫的麥，洛的稻，鄭國都用武裝軍隊去收割，當然被他滿車裝運了去，並沒有顧忌的意思呵。倘使周平王當初嫌憎鄭伯就快速斥退了他，那鄭伯雖然是強梁難以駕馭的，也不過是一個反叛的臣子罷了；做帝王的尊貴身份，還仍舊是這樣的呵。若和鄭國大家把兒子抵押起來，這是把自家身份居在各國諸侯的地位，却勿敢把帝王身份自居了。從此年年改變，月月遷移，難道還知道周朝是個做帝王的麼？有朝一日打起仗來，便沒有什麼顧忌，勿算爲做國君的違反那帝王呵，要算爲做國君的去攻打那國君呵。倘然周朝平時把帝王身份自居，這帝王最高貴最威重

的名分，鄭國怎敢去冒犯他呢？但周朝把各國的身份自居，所以鄭國把各國的一種身份看待他，天下人也把各國的一種身份看待他，左邱明也把各國的一種身份看待他。周朝若勿是自己攻打自己，鄭國未見得一定敢來攻打周朝的可。（照這樣論來，「周鄭交惡」這句話，把周王和鄭伯相提並論，是把周王不常做帝王身份看待，這就是沒有帝王了。）沒有帝王的這種議論舛錯的過失，左邱明當然勿能夠卸得脫，但周王也須分擔這個責任就是了！

〔註〕周之東遷

東遷，就是把建都的地方，向東面遷移過去，所以叫做東遷。按周武王滅殷，做了帝王，建都在鎬京地方，到後來幽王荒淫無道，申侯和犬戎共同起兵攻打他，把幽王殺死在驪山下，各國諸侯迎立幽王的兒子，

名字叫做宜臼的，接傳了帝位，稱為平王。因為避犬戎的難，把都城遷到東面在邑地方，就叫做東周。在東，所以說是東遷。（國語）幽王三年，西京三川皆震，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鄭伯入為卿士

這句，就是說鄭武公和莊公，都是朝廷執掌政權的大員，入為卿士，就是升進。周朝更做了掌政權的卿士，詩序表「稱他父子並為周司徒」，就是說這件事情。巽懦暗弱，巽是柔順的意思，暗是昏昧的意思，巽懦暗弱，是說平王

是一個勿剛強，鄰國就是地界相連的友邦。勢均體敵，勢均，是說勢力平均；體敵，是說身份相當，就是彼此平等的意思。憚，憚是忌憚，就是畏忌的意復。溫，地名，春秋時為周朝王畿裏面

的邑，在今河南南溫縣，舊屬懷慶府。秣載，是裝運的意思，卸載，是說把道些收割的禾黍，滿滿的裝了回去。亟黜之，是說急速斥退了他。跋扈，就是強梁的意思。（後漢書）賈

改月移，是說年年改變，月月推移，就是年深月久的意思。使周素以天子自處，素，是素常，是說倘然周王平時把帝王身份自居的意思。自伐，自伐，是說自己

子。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④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爲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解四】以上一般話，雖是這樣說，那左傳裏所載列的這時候明達事理的君子，他們說的「信不由中，質無質也。」這一段話語，當然在左邱明的筆上寫出來的；但是也根據現代明達事理這班人的一種議論呵。他們論這周朝和鄭國方面，統稱周鄭爲兩國。（這兩國稱法，就是左傳裏載有一句，說：「君子結二國之信。」是把帝王宮做國君看待，所以這句話說錯了。）却沒有什麼輕重分別，可見得在這時候所稱爲明達事理的人，都不知道有王朝的呢。在別種外國人不知道有王朝，還勿算爲耽愁的事情呵；在各國國君不知道有王朝，還勿算爲耽愁的事情呵；講到那名目上稱做明

違事理，人也不知道有王朝，便弄得徧天下的人民，能知道有王朝的還有那個呢？爲了這般兒的，孔子所以就著愁呵，爲了這般兒的，春秋這部書所以做起來呵，爲了這般兒的，春秋這部書所以開始在周平王的時代呵。

### 【註】左氏所載三句

左邱明所做的左傳裏，載著十九句話，就是「君子曰：『信不由衷，實無益也。』」這一段議論，所以說是「左氏所載君子之言」。至左傳所載雖是君子之言，但這部書原是左邱明做的，所以說「固出於左氏之筆」。至道書裏十九句話，雖是左邱明筆下寫出來，但也根據這時候明達事理的人一種議論，所以說是「推本當時君子之論」。

### 王室

便是王朝，就是周王的朝廷。戎狄，古時稱西北的

外國人，叫做戎狄。

### 普天之下

就是說徧天下的人。

【評】通篇分爲四段：第一段用齊魯國裏季陳兩氏做了個陪襯，證明左氏書法的錯誤。第二段說當時壞法亂紀，應先歸罪周王，君不君，臣不臣，義正詞嚴，並非有意創這樣苛論。至左氏書法上把周鄭並稱，大失尊卑名分，君臣體統何存？盲左有知，怎不愧死？第三段責周王昏庸懦弱，欲斷不斷，反受其亂，致失了帝王的身份。先既與鄭交質，後又與鄭交惡，自居在列國的地位，所以人們也把列國的地位看待他，曲折寫來，詞意俱到。第四段申明左氏書法錯誤，並責備當時倡這種論調的君子。末結敘及孔子作春秋，本大一統之義，重「尊王」立萬古綱常，讀之令人感慨無窮！



## 宋穆公立殤公〔題解〕

穆公是宋宣公的弟弟，殤公是宣公的兒子，名字叫做與夷，就是宋穆公的姪兒。當初宋宣公把國君的位置，不傳給自己的兒子

與夷，却傳給他的弟弟穆公。後來穆公做了國君，他把自己兩個兒子趕到外面去，給他弟弟殤公做了國君，所以這題目說是「宋穆公立殤公」。至於詳細事實，載在左傳魯隱公三年，公羊傳裏亦有載列的，所以這件事實，也不另外附及了。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爲奇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說既無以加矣。

○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爲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

【解一】有了國家的把國家傳給他的兒子，是通常的道理呵，也是正當的道理呵。宋宣公一定要



聖人建國，就是設立了國家。

③ 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

④ 扛萬鈞之鼎，鳥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千仞之淵，沒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見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鳥獲之鼎，稚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解三】那裏曉得道理上沒有勿是個通常的，也沒有勿是個平正的。把國家傳給有才德的人這件事，在這班普通人羣看來，却要算做是稀罕算做是高尙的事情；在堯舜兩帝看來，却看他是個通常並勿看他是個稀罕的呵，看他是個平正並勿看他是個高尙的呵。

【解四】兩手能擎得起三十萬斤重的三隻脚大爐子，在古時有個大力士叫做烏獲的算做這是平常的事情，但別人要算做是大力氣了；浮行八千尺深的水裏，能洗在水底的人算做這是平常的事情，但別人要算是奇妙不測了；還沒有到了堯舜這種人格，却要私下裏學着他的樣子呢，這好

比是怯弱無力的人，反要去拿起那烏獲的三隻脚大爐子，又好比那年幼的小孩子，反要投在識水性人所沉下去的這個深水裏呵。他們不明白這些道理，那有到處勿弄得失敗的呢？

【註】傳賢之事

有才德的人稱為賢。傳賢之事，是說把國家傳給有才德的人這件事。如堯傳舜，舜傳禹，這就是傳賢的事情。

扛萬鈞之鼎

兩人對舉起來叫做扛，兩手對舉起來也稱為扛。鈞是古

衡名，三十斤叫做鈞；萬鈞，就是三十萬斤，是形容極重的意思。鼎是古時一種器名，上面有兩個耳朵，下面有三隻脚，形式和香爐差不多樣子。古時多有銅鑄成的，質量很重。

烏獲

人名，是戰國時大力士。（史記）秦武王有力，好鬥，力士任鄙意

獲孟說皆至大官。張魯賦）烏獲扛鼎。

游千仞之淵

浮行水面叫做游。周制八尺為仞，千仞，就是八千尺。深深的水裏叫做淵。千仞之淵，是說八千尺的深水裏，就是說他很深的意。

沒人

沉在水裏叫做沒。沒人是

說能沉在水裏的人。神是神奇，就是奇妙不測的意思。

竊效

竊是私的意思。竊效，是說私下裏去看學他樣子。

懦夫

懦是懦弱。懦夫，就是怯弱無力的人。

稚子

就是年幼的小孩子。

【評】本文主公羊立論，責宋宣把國家讓給其弟，正是好奇好高，失了「常」「中」的道理，所以到後來反造成禍亂。第一次宣公傳給穆公，這是兄讓弟，致宣公遂去自己的兩個兒子；第二次穆公傳給殤公，這是叔讓姪，致殤公被他叔父的兒子莊公馮弑死。因讓國反致禍國，這禍根正從好奇好高裏面種下來的。中間敘明堯舜傳賢，是常非奇，是中非高，立論頗當。末後用扛鼎游淵兩種譬喻作結，更為切帖；且「常」「中」兩字，也一併隱隱包括著。

## ○臧僖伯諫觀魚〔題解〕

勸阻叫做諫。臧僖伯，就是公子彊。因為魯隱公想要到棠的地方去看魚，這件事是不合禮的，所以臧僖伯去勸阻他。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

【解一】大概把話講上去勸阻的這種道理：要弄到國君怕懼我的話語，還勿如要弄到國君相信我的話語；要弄到國君相信我的話語，還勿如要弄到國君喜歡我的話語。做誠他用這種有害處的話，因為是要弄到國君有了怕懼意思呵；曉喻他用這種合理的話，因為是要弄到國君有了相信意思呵；省覺他用這種稱合心意的話，因為是要弄到國君有了喜歡意思呵。

【註】進諫

進諫，就是到君王面前去勸阻的意思。畏，就是怕懼的意思。

○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耶？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

律呂之本，而不能罷景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禍固  
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  
則吾說窮矣！臧儋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  
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  
之也。

【解二】提起那唐玄宗天寶年間的禍亂事情，却勿能停罷了唐敬宗驪山的遊幸；提起那梁武帝  
在臺城的困餓事情，却勿能破除了唐憲宗迎佛骨的迷信；難道勿是只把那些禍患去做誡他，却勿  
會把道理去曉告他的呀？評論那朝會上的儀制，却勿能阻住魯莊公到齊國去參觀社祭；評論那律  
呂上的原由，却勿能停止周景王的鑄造大鐘；難道勿是祇把那道理去曉告他，却勿會把本人心意  
去感覺他呀？原來禍患上事情，當然可叫人怕懼的；但逢著性氣傲怠偏勿怕懼的人，就弄得我話語  
完盡沒得說了！道理上的事情，當然可叫人相信的；但逢著見識懷懂並勿相信的人，就弄得我話語  
完盡沒得說了！臧儋伯把這事情勸阻魯隱公，起初說的是器用什物勿合法度的一種害處，後再說

的是春冬時候打獵和整頓軍隊的一種事體；他的話語，是深切顯明，能夠叫人怕懼，能夠叫人相信他。但終勿能挽留隱公去看捕魚的車子呢，要麼是勿曾把合著心理上事情去覺悟他呵。

### 【註】舉天寶之亂兩句

舉，是提論起來的意思。天寶，是唐玄宗的年號。停止叫做輟。驪山，是山名，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也稱爲麗戎之山。道驪山的陽面，就是藍田山。周幽王死在道山下，秦始皇也葬在這裏。

在山脚下有個溫泉，唐玄宗時常到那邊去，建了一座溫泉宮，後更名叫做華清宮。（通鑑輯覽）唐睿宗景曆元年十一月，上欲幸驪山，湯拾遺郭震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亡國，玄宗幸驪山而祿

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內，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而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亦安足信哉？」上述這段歷史就叫做「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

### 舉臺城之圍

### 兩句

臺城，地名，在今江蘇江寧縣北，玄武湖旁邊，大爲三國時吳宮後苑城，晉時重加修理，也稱爲宮城。到了宋齊梁陳齊幾個朝代，都仍舊做了宮和雞鳴山相接。（韓愈諫佛骨表）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奉佛，其後竟爲侯景

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蘇軾潮州韓文公碑）「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解憲宗之感。一原來梁武帝是最信佛教的，三度捨身同泰寺，後來被侯景用兵力逼脅，把他困在臺城裏，並裁減飲食，竟弄到餓死。唐憲宗也是個信仰佛教的，狄佛骨迎了來，供在宮內，韓文公嘗上了一道奏章，勸阻這件事，憲宗不聽，把他降了官，放出到外面去，這就叫做「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感」。

### 論朝會之禮兩句

論是議論，止是阻住的，意思是：社是祭名，祭后土

叫做社。（禮記）「郊社之禮。」古時冬至祭天稱爲郊，夏至祭地稱爲社。（左傳：莊公二十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序，征代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百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以上

### 論律呂之本兩句

律呂，是古時正聲音的一種儀器，黃帝時伶倫創製出來的，製法把竹截

做了筒，陰陽各六，筒有長短，所以聲音也有清濁高下的分別。各種樂器的聲音，都用這個比較定正的。筒的稱爲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這就稱做六律。陰的稱爲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這就稱做六呂。把陰陽兩種合稱，便叫是律呂也。稱爲十二律。（風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王不聽。卒鑄大鐘，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又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以上州鳩對

周景王道般說，就叫是：「論律呂之本，而不能罷景王之鑄鐘。」

### 則吾說窮矣

窮，是完盡的意思。則吾說窮矣，是說那就弄得我話語完盡，沒再有話可說的了。

### 不軌不物

是說器用材物，勿非法度。

的意思。（左傳）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 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

第二叫做次，就是再的意思。蒐，是搜素，春天時去打獵，揀擇沒有懷胎的鳥獸，這就叫做

蒐。冬天去打獵叫做狩。治兵，就是整理軍隊的意思。左傳：「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 訖

是終的意思。輶，輶車，木頭設在車子

底下橫軸上，左右各一，外出向前的這塊木條，就叫是輶，所以車子也稱爲輶。

## 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

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疏矣！爲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睥於面，盎於背，暢於四肢，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橫海者，猶不足



# 以易吾之真樂况一勺之棠水乎

【解三】那莊公的心意，正好沈湎不返的在那看魚的一種快活，就即使有明月的害處，也或來不及去顧慮他；就即使有深深的道理，也或來不及去相信他。今這位臧倍伯，竟有把什麼去暢快莊公的心意，反徒然想要搶去莊公的快活。他所勸阻的話，也欠細密的呢！做臧倍伯的，果真能夠把我所說這種道理的快活，改換那看魚的快活，弄得莊公的心意，很喜歡的自家覺著得意；帶著喜容在臉上，充滿著喜氣在背後，爽爽快快的發舒在手足裏。（到了這般模樣，他心裏實在快活得很。）便要看著這種好狗良馬，聲音女色，和珠寶玉器五彩錦緞等物，常做泥土草芥，瓦片碎石這些東西還勿及的了。把莊公能夠弄到這樣快活心意，就即使要和他去看北海裏面的鯢魚，龍門那邊的鯉魚，牠領旁的小鬣能掀動雲氣，那身上鱗片能平滿海面的，還勿夠把這個來改換我的真正快活，何況是區區一些的棠地那邊水呢？

【註】

**溺** 在水裏浸沒叫做溺，所以專心喜好弄得沈湎不返的也稱為溺。

**顯禍** 顯，是顯明。顯禍，是說明明有害處的事情。

**至理** 就是極深

**亦疏矣**

疏，是疏忽。亦疏矣，是說臧倍伯勸無隆公的話

語，也未免欠細密的意思。

**醉於面盎於背**

這兩句，是出在孟子書裏的。醉是潤澤的意思。醉於面，是說他光彩明亮，帶著喜容在臉上。盎，是說他滿肚喜氣並充滿到背上的意思。

四

肢身上的兩手兩足，叫做四肢。

文繡就是五彩錦緞。

土芥瓦礫是泥土，是一種疏頑植物，葉面皺縮粗糙，和油菜差不多樣子；春末開小黃花，結成莢子極細小和粟粒相似。瓦是瓦片，碎小的石子叫做

礫，土芥瓦礫，是比麻最輕最細微的東西。

觀天池之鯤觀，就是看。天池，就是海。鯤，是魚類，

鯨鬚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鯤，是海。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龍門之

鯢龍門，山名。鯢魚體扁肉肥，鱗大口前部有觸鬚兩對，背若黑色。壻推，魚躍龍門，過而為龍，惟鯢為然。

鬣翻雲而鱗橫海者在魚類領旁的髯叫做鬣。鬣翻雲而鱗橫海者是說魚能翻動雲氣，那

鱗能平滿了海面上，就是形容鯢鯢兩種魚，形狀很大，又很有可觀的意思。

勺之棠水挹取叫做勺，又量名，一升中百分之一，稱為勺。一勺，是喻很細微的意思。棠是春秋時魯國的邑名，在今山東魚臺縣魚亭山的地方。

吾嘗論之：人君之游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

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為而未知其不足為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雖勸之，而亦不肯為矣。况諫之者乎？

【解四】我曾經評論這件事：大將做國王的對於這種游玩和酒會上事情，恐怕人家的說話，就因

此停罷的，這但是不敢去做，却並不知道這件事是勿應該做的呵；相信人家的說話，就因此停罷的，這是知道這件事勿應該做，却並不知道這件事是勿合算去做的呵。獨有一種明白了解心裏覺悟了，方纔知道這件事是勿合算去做的；就即使有人去勸動他，但他也勿願意去做了。何況是有人勸

阻他的呢

【註】游宴

游，是游玩，宴，是宴飲，都是些快樂的事情。止，是歇止，就是

釋然心悟

釋，是解的意思，釋然心悟，就是明白了解心裏覺悟著。

【評】通篇分作四段：第一段，先從「畏」字「信」字寫到「樂」字，逐層透揭出來，詞暢意達，大

有「禹門三級浪」的氣概。第二段先用譬喻法，仍把「畏」「信」兩字夾寫，逼出「未嘗以心悟之」句，文思如抽絲，乙乙不盡。第三段接寫「樂」字，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是通篇的主腦；後把觀魚事寫得淋漓酣暢，正是洋洋大觀！末段仍抱定「畏」「信」「樂」三層寫來，筆意變化無窮。末句用「諫」字作結，和首句前後相映，文法尤密。

□ 用兵〔題解〕

用兵，是說用兵的法子，和用兵的計謀。春秋時宋襄公用兵，好尚仁義，並注重人道主義；他說是「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就是勿去擒捉這種頭髮斑白年已半老的人。又說是「不鼓不成列。」就是勿曾到了擂鼓進兵時，勿把兵士擺成了隊伍。他把這樣法子用兵，所以被楚軍打敗在泓水地方。後來陳餘不用奇謀詐計，也被韓信殺死，他和宋襄公用兵，正是差不多的樣子。

○ 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

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

【解】仁厚正直的人用起兵來，沒有啥地方勿用著他的真實意思。世界上勿會有真實反生輕忽的，敵人就即使要哄欺他，那能夠便可哄欺他呢？世界上勿會有真實反存貪心的，敵人就即使要哄引他，那能夠便可哄引他呢？世間上勿會有真實反起紛糾的，敵人即使要攪亂他，那能夠便可攪亂他呢？把這個真實去治理天下，那多數人民都不致疑慮，勿是用這種反計可去蒙迷他呵；把這個真實去防衛敵國，那多數人民都不敢懈惰，勿是用這種詐計可去中害他呵。

【註】誠 是真實。誘 是引誘，就是哄欺的意思。餌 餌音耳，設在釣鉤上誘魚的食。擾 擾是擾亂，就是紛糾的意思。撫御 撫是撫循，御是駕馭，就是治理天下的意思。

反間 就是敵人所以的反計（孫子：「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又杜牧原註：「敵有間來窺我，我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  
備禦 備是防備，禦是批禦。  
詭 詭

謀 就是奸詐的計謀

○彼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

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悉除；雖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極其詐計於十百千萬；君子待之，一於誠而已矣！彼之詐，極其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逸，彼常動而我常靜。以逸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論天下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

【解二】他們從前用這樣打得贏仗的，是因為他輕忽就破了進去呢，是因為他貪心就破了進去呢，是因為他紛亂就破了進去呢，是因為他大衆疑慮就破了進去呢，是因為他大衆懈怠就破了進去呢。若把一個誠字已經立定了，便可把輕貪亂疑怠五種害處，統統可除了去；即使有古時通曉兵法的人，包圍攏來並一齊攻打他，用盡他奸詐計謀有種種許多般數；那仁厚正直的人對付他，專在這個誠字就罷了！他們的奸詐，用盡了萬般却還勿夠；我們的誠實，抱定了一個却還有多餘的地位。他們時常是困疲，但我們是時常安閒的，他們時常勞動，但我們是時常安定的。用安逸去抵抗勞疲，用安定去抵抗勞動，怎麼勿是天下時常打贏仗的道理麼？照這樣看來，論到天下用兵法子最好的，原沒有比得過這種仁厚正直的人呢。

【註】取勝

勝是勝利，取勝，就是打了仗的意思。

五患悉除

這五患就是說「饑，貪，擾，疑，怠」這五種害處悉除是說統統盡除了去。

雖古之知兵者環而攻

之

古之知兵者，如古時穰且、尉繚、孫武等輩，和這班通曉兵法的人，環而攻之，是說四面包圍籠來，向他下了個總攻擊。

十百千萬

就是說種種許多般的意思。

逸

音佚，是安樂的意思。

常勝

是說時常得著

勝利，就是屢次打了勝仗的意思。

然自古書常籍而勒景鐘者，黥髡相望；而宋襄陳餘之流，每為天下笑，抑又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以偽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以一杯之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不能息焉；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

【解三】但是從古以來，這班功臣把姓名寫錄在帝王冊子裏，又且鐫刻在大鐘上的，後來弄得犯

了罪在額上刺字用墨色染涅著，和他頭髮剪了去，做奴充當苦役的，這種罪犯是多得很，却時常大家看得見的；那宋襄公和陳餘這班人，常被天下人見笑，這又怎麼的呢？原來是做完了小人這種

奸詐方法的，纔受得起小人的名稱；做完了君子這種道理的，纔受得起君子的名稱。把假君子去應付真小人，拿著一天的真意，却要打倒他百年的奸謀，那能夠就勿失敗的呢？用一杯的水，却去救了一車柴草的火，是勿能夠熄滅的呢？說是水量的細小，這是可以說的，說是火能剋制了水，這是可以說的，怎能說宋襄公這班人，就疑惑做君子人的勿能擅長在用兵的呢？

### 【註】勒景鐘

鐫刻叫做勒。景，是大的意思。勒景鐘，是說把姓名刻在大鐘上；就是刻姓名在大鐘上面，把功勞永遠留傳下去。按（國語）：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問於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於景鐘。章註：景鐘，景公之鐘。但這個

景字，與作大字解爲合。

（說經）以介景福。

### 黥髡

古時剋刑叫做黥，就是把犯罪的人，在他額上刺墨，用墨混染著。把犯罪的人頭髮剪去，充當苦役的，這就叫做髡。

### 宋襄陳餘

宋襄公和陳餘二人，事敗顯解內。

### 術

就是方法。一車薪，是說一車的柴草。息，是熄滅。

【評】起首提出一個「誠」字，立定通篇的主腦。首段分五層寫來，都在「誠」字上發揮；且前後句法變換，作法尤佳。次段連用五疊句，筆力雄健，仍復勒到君子，和起處互相應文，勢似東宕。末段把君子小人相提並論。「持一日之誠，破百年之詐。」這兩句，將一篇主腦，揭了出來，讀者宜注意！

## 隱公問羽數

〔題解〕

羽，是樂舞時所執的禮器，用雉尾製成的。魯隱公向他臣子樂仲，問樂舞時所執的這種雉尾製成的羽，應用幾多的數目。

〔附事實〕魯隱公五年九月，築成了仲子的祠廟，就快要祭，須用着一種樂舞。隱公便問他臣子衆仲道：『這種用雉尾製成叫做羽的這項舞器，應該用幾多的數目？』衆仲答道：『做天子的用八數，做諸侯的用六數，做大夫的用四數，做士子的用二數。』魯隱公聽從他這般話，因此纔第一次獻六羽，初用諸侯六佾的舞。

○凡謂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心知之，身安之，又何待於問耶？

○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禴祠蒸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兆，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衆仲，豈真不知耶？是必有大不安也。

【解一】大概稱他叫做問的，並不是有些勿知道，一定是有些勿安定的呵。心裏知道了，身也安定了，又怎麼還要等到去問的呢？

【解二】隱公生在魯國裏，養大在魯國裏，又做了國君在魯國裏。他看到魯國的舞樂，用在春夏秋冬四時祭期，也不知他有幾多祭祀呵？舞動時在那收縮舒開，和聯接地位這些事，也不知他有幾多



番數呵？到了築成仲子的祠廟，方纔這把種用雉尾製成的舞器，應用幾多數目問着衆仲，難道是果真不知道麼？這一定有些似不自安的地方呵。

【註】論祠蒸嘗

論和祠字同。論，祠，蒸，嘗，就

是春夏秋冬四時的祭名

屈伸綴兆 （禮記樂記）：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一屈，是收縮的

的界

考仲子之宮

考，是成的意思。宮，是說祠廟。考仲子之宮，是說已築成仲子的祠廟。

③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隱公，蓋數百年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羣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蹙然不安，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補也。

【解三】自從周成王用帝王的禮制音樂奉祭周公，到了魯隱公時，原來已有幾百年了，因為有成

王這樣仁德帝王，便賞給他這種禮樂，因為有伯禽這樣仁德國君，便接受了這種禮樂，全世界沒有知道他是錯的呵。此後仍照舊用這禮樂在衆位列公的廟裏，全國裏也沒有知道他是錯的呵。隱公生在幾百年以後，獨能夠疑慮到幾百年的錯處，弄得愁惑勿定，發出這些疑問呀，他天然生成的稟

質，也算是高的呢。衆仲告知他須用先王的正端道理，使得用六羽的這種舞樂，再出現在仲子的祠廟裏，勿可說是沒有補益的事情呵。

【註】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

成王，是周武王的兒子，就是周公的姪子。祀是供奉的意思。（禮記則堂位）成王以周王為有勤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伯禽

人名是周公的兒子，封在魯國做了諸侯。

舉世 是說全世界上，或

羣公之廟

羣公，是說魯國羣衆位列公。（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大

資 是說天然生成的稟質

然隱公之問，豈止為仲子一廟而止哉？特因仲子之廟而發耳！為衆仲盍申

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

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

之；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

正禮樂之僭，復諸侯之舊？請於天子之朝，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

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獨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

## 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

【解四】但魯隱公所問的，難道只爲仲子一個廟祠就完了麼？特爲仲子的廟祠，就發了這問題的呢！（據我的意思來，）這個做衆仲的何勿詳明告知他道：『周公定了禮節，創了音樂，把這個弄到天下太平。做天子的用六十四名樂舞生，做諸侯的用三十六名樂舞生，這是周公所規定的樂制。』周公規定這樂舞的行數和人數，原來想要施行到天下，留傳到萬代呵。（周公列在諸侯的地位，今把天子用的一種樂進獻上去，怎勿是要抬高周公的身份，反弄得棄掉周公所規定的樂制麼？）在周公意思把他制定的樂舞，想要施行到天下，怎奈到他後代子孫，已經壞亂了；想要留傳到萬代，怎奈到他本人死後已經違背了。倘使周公死後却還有些靈性，我知道他也勿願享受魯國的祭祀呢！你做君王的何勿爲了這件事，去糾正禮樂的侵越，還復諸侯的老規矩，請命在那天子的朝廷上，報告在那周公的廟裏，使得天下再看得到周公當初制定的禮樂，是魯國裏有了兩個周公呵。如今單用六個行數，每行六個人數的這種樂舞在那仲子的廟裏，這算是把正禮安置了仲子，却不把正禮安置了周公，爲什麼他待仲子這樣的厚，却待周公這樣的薄呢？

### 【註】周公制禮作樂

（禮記明堂位）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 天子八佾

佾，是舞的行列；行數人數，橫直皆曰的，稱爲佾。（論語註）「佾，列也。天子八佾，侯六佾，大夫四佾。」

士二。顏師古曰：「佾，舞者不行列也。」薦進，賦上去。僭，是僭越，就是侵  
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僭，僭越，是僭越的意思。

⑤雖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而有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况衆仲乎？

【解五】但話雖是這樣說，這却不可把那些去責備衆仲的呵。在成王時祭周公用天子的禮樂，即使有召公畢公這兩個賢人，也勿會硬行勸阻。到了孔子方纔發着感歎，便有幾句話語道：「魯國的郊禘兩種祭，勿合著禮制的呵；周公是衰敗下去了！」原來是一定要進了聖人的地位，方纔曉得聖人的意思。人格比聖人低一級的，即使有召公畢公這樣賢人，還勿能夠完全知道。何況是衆仲這類人呵？

【註】召公畢公

是成王時兩個賢臣。召公名奭，是文王的庶子。畢公也是文王的庶子。名字叫做高，因為一個封在召，一個封在畢，所以就稱爲召公畢公。

慨然

是感歎的意思。

郊禘

郊，祭名。古時冬至在

南郊祭天，夏至在北郊祭地，所以祭天地叫做郊禘，是一種大祭的名稱。

周其衰矣

衰是衰敗，就是勿興盛的意思。禮運：「孔子曰：『嗚呼哀哉！』」  
周道既厲，傷之吾舍魯何適？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域

境界叫做

所以地位  
亦稱爲域。降是低落  
的意思。

⊗惟衆仲一失其機，故末流之弊，至以陪臣而舞八佾，重形夫子之歎。嗚呼！隱公之問，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夫子之歎，在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興之前者，衆人之所易；禁於既盛之後者，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爲隱公惜也！

【解六】但是衆仲一經錯過了機會，所以後來風氣的壞處，弄到諸侯名下的大夫，也要僭越天子用這種六十四人數的樂舞，深發孔夫子的這種感歎。唉！魯隱公的疑問，是在那孟孫叔孫季孫這三家還未曾起來之前；孔夫子的感歎，是在那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已經強大之後。預防在勿曾起來以前的，雖一班普通的大衆，却也容易辦得到；禁止在已經強大以後的，雖有人格最高的聖人，却也難以對付了。我爲此更加替隱公可惜的呵！

【註】末流之弊

末流，是說後來的風尚習氣。弊是弊端，就是壞的毛病。

陪臣

古時諸侯國裏的大夫，對天子自稱爲陪臣。又大夫的臣子，也稱陪臣。（論語）陪臣執國命。

家

春秋時魯國有權臣三家，就是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這三家都是魯桓公的後代子孫，所以也稱爲三桓。

益

是更加的意思。

【評】起處用「未知」「未安」跌出「問」字來；却把「不安」兩字發出一篇大議論，是文家無中生有法。次敍「成王賜樂，伯禽受樂」之非，隱公獨能疑其爲非，正是他天分高處。先王正禮，復在仲子廟裏見及，足見這件事是個重要問題。又次說隱公所問的本意，不但爲仲子一廟。責備衆仲，並代作答詞，使衆仲無可置喙。又次推本溯源，賢如召畢兩公，尙不能盡知；必聖如孔子，方有「周公其衰」一種慨傷。衆仲既非聖，亦非賢，故責備從寬。末段說三家僭越，積漸而成。隱公問羽數，在三家未興以前，倘六羽之獻，推行各廟，這正是「魯一變，至於道」，直同「林放問禮之本」，真可謂大哉問！奈祇在仲子一廟見及六羽，雖有小補，究可深惜。末句益爲隱公惜，是用正義結束；筆有餘波，詞語中並有無窮感慨的意思。

### 鄭伯侵陳（題解）

這鄭伯，是說鄭莊公；陳，是說陳國的桓公。侵，是進兵去侵犯他。古時用兵有鐘鼓的叫做伐，沒有鐘鼓的叫做侵。這句鄭伯侵陳，是說鄭莊公帶了

兵，暗暗地去侵犯陳國。

（附事實）去年鄭伯要向陳國訂個和平的盟約，陳桓公勿答應他。陳國裏有個公子佗，小名叫做五父的，勸諫他道：「親近善人，通好鄰國，是國家重要的事情，請把這件事允許了鄭國吧！」陳桓

公道：「宋國和衛國勢力強大，實可怕懼他；鄭是個小國，他却奈何我不得。」就不肯和鄭國通好。到了魯隱公六年五月，鄭莊公暗暗地帶兵去侵犯鄭國，很有許多東西向陳國虜掠回來。

○天下之事，勝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忽者，禍之門也。

○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爲「鄭何能爲」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然則推「鄭何能爲」之一語，實國敗家亡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解】「天下事情，勝利的是在怕懼上得來，那失敗是在輕忽上得來的。怕懼呢，是福氣的根本；輕忽呢，是禍患的門路啊。」

【解】「陳桓公因爲宋衛兩國這般強大使怕懼了他，因爲鄭國這般弱小使輕忽了他，就算那鄭國怎能和我爲難，便勿答允他訂結和好。等到兵事已起，禍患已成，不發生在所怕懼的宋衛兩國裏，却發生在他輕忽的鄭國；是輕忽這件事，怎麼不是禍患進來的門路呢？照這樣說來，考求陳桓公說的「鄭國却奈何我不得」這句話，真是敗國亡家的根原，正是前人說的，却叫做是「一句話就可

以亡了國家」的呵。

【註】勝於懼

勝，是勝利勝於懼，是說勝利的事情，常在怕懼裏面得來的意思。因爲心裏能夠怕懼做事便謹慎了，做事能夠謹慎便可得著勝利了。

禍之門

就是禍患進來的門路。

鄭何能

爲

是說鄭國怎能和我爲難？就是說鄭國也奈何我不得的意思。（左傳）陳侯曰：衛實難鄭，何能爲？

一言而喪邦

是說爲了一句話，就要亡掉國家。（論語）一言而可以喪邦。

秦弱百姓而備匈奴，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爲」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爲」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爲」而不徙，故卒亡於戎狄。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爲」而不戒，故卒亡於盜賊。是則「何能爲」之一語，安得不力詆之耶？

【解三】

秦朝減輕百姓勢力，却要防著北胡，怎麼不是怕北胡勢力強大，反說是百姓們奈何我不

得呢？但是滅了秦朝天下的，並勿是北胡呵。漢朝壓制同宗親屬，却要重用外家這班親戚，怎麼不是怕同宗親屬的勢力逼近，反說是外家親戚奈何我不得呢？但是滅了漢朝天下的，並勿是同宗親屬

呵。晉武帝算做是這班外國人奈何我不得，便勿把他遷移到別處去，所以終滅亡在這班外國人手



裏。隋煬帝算做是這班匪徒奈何我不得，便勿把他警備預防，所以終滅亡在這班匪徒手裏。照這般看來，那陳桓公說的「奈何我不得」的一句話，那能夠勿要起著勁去批駁他呢？

### 【註】秦弱百姓而備匈奴

弱，是薄弱；就是減削百姓勢力，因此看輕他的意思。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天下，在咸陽建都，做了皇帝，他恐防百姓起來造反，把天下兵器收聚起來，把它銷毀鑄成了鐘鐻。又

鑄金人十二個，每個高二丈，重十二萬斤，其他如焚書坑儒，愚惑道班百姓，並立種種苛法，兩人立著對面，言語的，便犯了殺罪；把古時禮法誇毀現今的，使全家滅了族，這叫是秦弱百姓。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廬生入海，還時，因奏錄圖書說是「亡秦者胡也」。始皇便派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設立四十四縣。又築長城，因地方形勢，扼制險塞，從臨洮到遼東，長萬餘里，這就叫是備匈奴。漢抑宗室而任外戚，抑是抑止，就是壓制了他，使他勢力勿得

膨脹起來的意思。外戚，是外家的親戚，就是皇太后或皇后妃子們一班父兄伯叔弟姪等輩，都稱為外戚。任是說相信任用著（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而太后為之宗王，故得肆其奸惡，以成篡盜之禍。

晉武帝以戎

### 狄兩句

戎，是西戎，狄，是北狄，是在西北的別種外國人，徙，是遷移過去的意思。（通鑑輯覽）晉武帝大康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降，以為鮮卑都督。冬十一月，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時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朝廷不能用。

到後來五胡亂

### 隋煬帝不戒盜賊兩句

不戒，就是不警備的意思。（通鑑輯覽）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丙申，耶跋摩，世基以帝惡盜賊，匪不以聞，由是盜賊遍海內，和義臣被降，河北賊數十

萬，列狀上聞。世基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患。」後來隋朝就因此亡了天下。

### 力詆

力，是盡力，詆，是詆毀。力詆，就是盡力起著勁去批駁他的意思。

④人君必請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必

謂諍臣「何能爲」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爲」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

⑤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爲」之一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

【解四】做國王的一定說是百姓雖怨恨，他却奈何我不得，所以做國王的放膽去做殘苛刻毒事情；一定說是我國裏雖財用空虛，他們却奈何我不得，所以做國王的放膽去做淫亂奢華事情；一定說是這班勳阻我的臣子却奈何我不得，所以做國王的放膽去阻擋勸諍；一定說是我儘量用兵却奈何我不得，所以做國王的放膽去濫用武力。照這樣說來，那「奈何我不得」的這句話，正是萬般不好的事情都在這裏面發生出來的呵。

【解五】倘使勿推究這個根原，那「奈何我不得」的一句話，即使有弄成禍亂的原因，却沒有弄成禍亂的形狀；即使有可怕的實情，却没有可怕的痕迹；若勿是識機的這種明白事理的人，誰能夠阻得住漫天的大波濤在那些小小流水的起初發動時候麼？

【註】財賈

就是財用空虛的意思。

諍臣

就是勸諫的臣子。

黷武

濫用武力，叫做黷武；就是專好用兵爭戰的意思。

致亂

就是弄成了禍亂事情。

知幾

幾和機字同，知幾就是曉得事

機發動

滔天

就是漫天，是說水勢很大的意思。

涓涓

小流叫做涓涓，就是很細小的流水。（家語）「涓涓不壅，終爲江河」。

【評】通篇分作五段；起處三句，已括盡通篇大意。「何能爲」三字，篇中凡十三見，都從忽字中寫出來，末用「知幾」兩字，反映「忽」字，一結饒有遠致。

## 盟會聘享失禮〔題解〕

立誓訂約叫做盟，諸侯相見叫做會，通問修好叫做聘，獻奉上去叫做享，失禮，是說失去了盟會聘享這四項儀制。按春秋時君臣

盟會聘享，起初失了禮制，後來弄到死亡的，共有二十多樁事件。本篇祇引用四樁事件，載在本文和註釋裏，所以題解也不多說了。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潛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泄衆之容，必肅於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於堂，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之譏。人情好

### 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於須臾耶？

【解一】看人的法子，是在隱幽地方，並勿在顯然看得出的地方；是在昏暗地方，並勿在分明看得出的地方。因為顯然和分明却看得出的，這是人們所怕懼的呵；隱幽和昏暗却看不出的，這是人們所疏略的呵。人們所怕懼的，他就即使是個卑鄙齷齪的小人，尙知道自家遮掩著，勿敢使旁人看破了它；人們所疏略的，他就即使是個正大光明的君子，也勿能夠沒有些毛病，要被旁人議論的。對臨大眾的容貌，一定見要端整在安適空暇的日子；應酬來賓的話語，一定先要莊重在和私人親暱的時候。又況且盟會和聘享這個當中，有鐘磬設在堂階前，有用竹編成和木料製就的這種禮器放在酒筵上，招待和贊禮的在前面，卿大夫士這班官員在下面，早晨時錯失了容度在殿堂上，夜晚時使傳揚笑柄在國境裏；有半句話語的錯處，便可以動萬人口裏的嘲諷人們的心意，都喜歡要比人家好，却厭恨倒霉的事情，難道勿能夠勉強強的在這一歇兒功夫麼？

【註】在隱不在顯

隱是隱幽，顯是顯明；在隱不在顯，是在隱幽地方，並勿在顯然看得出地方。

忽是忽略，就是不注重的意思。

飾是掩飾，就是遮蔽的意思。

疵是毛病，就是有過譏的意思。

泣衆

泣是臨泣衆，就是臨著大眾的意思。

燕閒

安樂叫做燕，空暇叫做閒。燕閒是說安樂空閒的時候。（莊子）孔子問於老子曰：「今日燕閒，請問至道。」

私昵

就是和私人親暱的意思。（書經說命）：「官不及私。」

呢。惟其能。

盟會聘享註見上

金石在庭

古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這金石兩字，是說鐘磬等類。殿堂階前叫做庭，金石在庭是說鐘磬陳設在殿堂階前的地方。

籩豆

是古時兩

種食器名。籩，是用竹編的，豆，是用木製的。古人祭祀燕享時常用這兩種器皿裝盛食物。

擯相

出去接賓叫做擯，進來贊禮叫做相，就是招待和贊禮的人。周禮（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

三揖

（左傳）公子鄆曰：『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註）

失色

就是錯了容度的意思。（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片言

就是半句的話。（論語）『片言可以決獄者，其由也與？』

好勝

過人叫做勝，好勝就是喜歡比人家好些的意思。

須臾

片刻叫做須臾，就是一歇兒功夫。

◎今考左氏所載，其周旋揖遜，可嗤可指者，相望於冊，此理之所不可曉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情欲欺世而售其姦者，每為善於人之所見，為惡於人之所不見，胡不及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

【解二】在在查考左邱明傳裏所記載，在這裏面關於應酬交際上可見笑可批評的事情前後相

連不斷的看得到在這部書上，這理由是勿能夠曉得的呵！唉！我曉得他了！大概是人們意思，要哄瞞

世間上並賣弄他刁詐的，屢常做這種好的事情，是在人家所看得到的地方；做這種歹的事情，是在人家所看不到的地方，他怎麼勿回轉頭來看自家個人身上，把這切近的做了個比喻麼？肝臟裏得了病，就眼睛勿能看了，腎臟裏得了病，就耳朵勿能聽了，脾經裏得了病，就嘴巴裏勿能喫食了，心經裏得了病，就舌頭上勿能講話了，得病在人家所看勿到的地方，當然這個病一定要發生在人家所看得到的地方呢。

【註】今考左氏所載

考，是查考，左氏，是左邱明。今考左氏所載，是說左邱明所載的，就是左傳書裏載列的事情。

周旋揖遜

行步轉折，時做周旋，拱手向上，下左右行著禮，時做揖遜，是讓

讓周旋揖遜，是說應酬交際上的道理。

嗤，音幾，是見笑的意思。

售其姦

賣去叫做售，其姦是說要賣弄他的姦詐。

◎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掩。歃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日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爲，至於此時無不發見，吾以

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

【解三】這因為隱幽和顯然，昏暗和分明，原來是沒有兩種道理的。隱幽裏面所掩藏的等到顯然可見時便透露出來了；昏暗裏面所積存的，等到分明可見時便表現出來了。在那春秋時候一班公侯卿大夫，未曾勿用力在幽暗無人的房間裏，和西北隅可施小帳的隱漏地方這些兒修養功夫，並盟約會見聘問燕享這幾種事情當中，就即使要勉強整理著，到底有時候究勿能夠遮蓋得住的。（看到左傳裏關於盟會聘享這種事情失了儀制，是很多很多的；現在且把幾樁失禮的事寫了出來，就是）有個在會盟時把血塗在口旁這件事却忘掉的，勿曾自家知道他是忘掉了呵；有個在卽位時接受天子所賜的圭玉却有些慢怠意思的，勿曾自家知道他是怠慢了呵；有個來朝時聽聞初奏音樂却太息起來的，勿曾自家知道他是太息了呵；有個在聘問宴飲時對坐談話却哭起來的，勿曾自家知道他是哭過了呵。正在端整了大帽，響動了玉磬，莊莊重重的模樣，恭恭敬敬的模樣，他自家稱是合著儀制，却不知道人家已經評論他的背後呢。那平常時候及空閒時候，和幽暗無人的房間裏，並西北隅可施小帳的隱漏地方，這些所做的事情，到了這時候沒有勿發現出來的；我因此知道顯然的是隱幽裏面的影子，分明的是昏暗裏面的應聲呵。

【註】露 就是透蓄 是積蓄，就是彰明，就是表露出來蓄 聚存的意思 彰 現出來的意思

暗室屋漏 暗是隱暗，人所不見的房間裏叫做暗室。西北隅叫做屋漏，屋漏屋，是小帳漏是隱的意思（爾雅孔穎達疏）

漏者，室內處所之名，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

歃血而忘

歃音鑿，古時訂立盟誓，用血塗在口旁叫做歃血，忘是忘掉就是勿記得的意思。（左傳）昭公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盟，鄭如忘（利注）志不在於歃血

受玉而情

（左傳）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杜預）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也

奏樂而歎

（左傳）桓公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賁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

相語而泣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

正冠鳴佩

正冠，就是把頭上戴的大帽端整著，有聲音響動叫做鳴佩，是說身上佩帶的

玉鳴佩，就是身上佩帶的玉響動起來的意思。（劉勰新論）鳴佩趨踰，溫言怡聲

中禮 就是合著儀制的意思

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漑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爲「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謬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的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解】明白事理的君子，想要勿得罪了大衆，一定先要勿得罪了自己個人；倘然單把一天的誠

敬，便要遮掩一生的不正事情，這好比水一般，擾混他的源頭，却反去提清他分佈開去的流泉；又好比樹木一般，把斧頭砍了它的根株，却反去把水澆灌它的葉子呵。但話兒雖然是這般說，不過春秋



那時代，在旁邊看著和私下評論的人祇有是「瞎眼樂官和掌陰陽天文禮法書的太史這些學識的呢！但有錯誤和舛訛違背的已經能夠逃過他們的眼光裏；倘然有懂得道理的站在他們旁邊，又打算怎麼樣呢？

【註】

獨是單獨，就是說自己個人身上。

竊義竊是私的意思。竊議就是私下評論起來。

瞽史

是周時兩種官名。瞽也稱爲太師，是掌樂的官。史是太史，掌陰陽天時禮法等書（國語）單子對曰：「吾亦瞽史焉，知大道？」

愆失謬戾

愆失就是過失，謬戾就是外訛違背的意思。

側

旁邊叫做側。

【評】聖門心法，「慎獨」爲誠意正心第一關頭。本文首段起處，先從「隱顯晦明」四字中，立定觀人的方法；寫得詞暢意達，筆法亦搖曳有致。次段，方歸入正題，是畫龍點睛法。說明受病在隱晦，發病在明顯，是全篇的正要主義。第三段，仍扼定隱顯晦明四字，轉入盟會聘享失禮，把事實敘了出來，分作四層透發本意，語尤中肯。末段，仍歸到「慎獨」上去，這就叫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便不失禮了。末句用冷峭語作結，大爲無窮感慨意！

## □ 穎考叔爭車（題解）

穎考叔，人名，是春秋時鄭國的臣子。爭車，就是和子都搶奪車子。

〔附事實〕魯隱公十一年五月，鄭國打算去攻伐許國，在鄭國祖廟裏祭告一番，並分給衆將官車馬。有個公孫闕，名字叫做子都的，和穎考叔搶奪車子。穎考叔用手挾在車前橫木，把車子拖著跑了。子都拔了畫戟去追趕他，趕到大路上却追他不到，子都很發惱。到了秋天七月時，魯隱公約會了齊鄭兩國，共同出兵去攻打許國；各國軍隊逼近那許國城下，穎考叔便拿起鄭莊公的旗號，叫做「整弧」的，先跳到城上去，子都從下面放箭去射他，穎考叔從城上跌了下來，因此就傷了性命。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根莖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在天下，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義，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守一理而不能推，豈非人之罪哉？

【解】道理這項留存在天下裏好比是元氣流行在萬物上呵。一派和煖的春氣散佈到各類的東西；那些樹木花草的根株莖梗極枝葉片，和花樣顏色香味臭氣等類，雖卽有萬種都是各樣的，但何曾有兩種元氣的呢？道理存在天下裏，逢到父母便是孝順一種道理，逢到君王便是忠心一種道理，逢到兄弟便是友愛一種道理，逢到朋友便是義氣一種道理，逢到祖宗祠廟，便是一種誠敬道理，逢到兵隊便是莊嚴一種道理。依著一件事情，就得了一種名目；名目雖有許多許多，但道理未曾不是一般的呵。元氣沒有兩種的元氣，道理沒有二種道理。但萬物得著氣的勿純正，所以牠的道理也是勿純正的；人們得著氣的完全，所以他道理也是完全的。萬物得著氣的勿純正，並勿是萬物的過惡呵，是氣的勿純正呵。論到這類人，是完全受著天地的元氣，完全得著天地的道理；如今守著一種道理，但勿能推廣開去，難道勿是人們的過惡麼？

【註】元氣

是說大化的氣。《漢書》：「升靈臺，望元氣。」白虎通：「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

一氣

是說兩種的氣。《文中子》：「人有二氣則病。」

肅

就是莊敬的意思。偏，偏是偏側，就是不純正的意思。

○穎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固可嘉矣。使能推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乎孝之外者；奈何伐許之役，反爭一車

而殺其身？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軻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於羹而不見親於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爲宗廟之敬，必不敢爭事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爲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軻於大塗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而終不免「鬪很危父母」之戒也。

【解二】穎考叔把孝道著名在鄭國裏，一句話就可勸轉鄭莊公思懷娘親的心意，原是可讚美的呢。倘能夠推廣到了窮盡地步，就可以充滿那天地，平滿那四海了。大概天下的道理，沒有出在孝道以外的；爲怎樣攻打許國這一遭，反爲搶奪一輛車子，就殺了自己的身體，真是可惜的呢！他和鄭莊公問答的時間，性氣和平，可愛可親，怎麼這樣和喜的呵？他和子都衝突競爭的時間，憤憤恨恨地爭搶起來，怎麼這樣凶悍的呵？在他一人的身上，前後情形不同，像這般兒樣子。他在莊公賜給食物的時候，就想念他的娘親；到了撥給軍隊的時間，單單不想到他的娘親麼？在捨去肉味的時候，就想念

他的娘親到了挾著兵車的時間，單單不想到他的娘親麼？在從前却想到他娘親，到後來却忘掉他娘親，這是單能想到他娘親在羹湯上，却勿會想到他娘親在車子上呵。倘然考叔能推廣奉事父母的敬意，做了國家祖廟的敬意，一定勿敢搶奪兵車在這大宮裏面呢；倘然考叔能推廣奉事父母的莊嚴，做了在兵隊裏面的莊嚴，一定勿敢挾著兵車的轅跑到那大路上的呢。正爲他勿能夠推廣開去，所以起初是得著純粹孝道的名稱，但後來竟免不掉好爭鬧，惡悍悍的弄得危險了爹娘這種訓誡呵。

【註】嘉嘉是嘉許，就是讚美的意思。

塞乎天地

塞，是充滿的意思。塞乎天地，是說這段純孝的氣，可充滿天地，就是無處不到的意思。（禮記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

夕者

伐許之役

伐許，就是去攻打許國。行軍的事情，叫做伐。伐許這件事，詳載事實裏。

與莊公問答

穎考叔和鄭莊公問答的言語，載在左傳裏。原來莊公的弟弟共叔段謀暗取鄭國，他母親姜

氏打算做個內應，莊公聽聞他預定的日期，便派子封前去討伐他。京叛大叔段，段走入鄭莊公，又到鄆去討伐段，到共邑去。莊公就把母親姜氏安置在颯城地方，並發了個呪願道：『不到黃泉路上，大家勿再會而了呵！』不多幾時，莊公懊悔起來了。當時穎考叔做了穎谷封人的官，他聞這件事，把些東西獻奉莊公，莊公賞給他吃飯，吃時他把肉捨去了，勿吃。莊公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回答道：『我小人有個娘親，吃的都是我小人的食物，勿曾吃過你國王的羹，請把這肉留下來獻奉娘親。』莊公說道：『你有娘可奉獻，我偏沒有可奉獻的呢？』穎考叔問道：『這句話是這樣的呢？』莊公告訴他這些緣故，並告訴他有懊悔的意思。穎考叔答道：『你做國王的怎用憂患呢？若掘地到了黃泉，做成一條地道，就在地道裏會見了面，又那個說這樣辦法和呪願的話？』

是勿同的呢？莊公便依著他的話。果然掘個地道和姜氏相見；從此母子的情，仍照從前一般。當時稱穎考叔是個純孝的人能夠敬愛他娘親並感化了莊公。溫良樂易溫是溫和。良是良善。樂易是和樂。易近可愛可親的意思。唐

李紆傳：紆性樂易喜接後進。攘奪就是爭搶的意思。舍肉舍是捨去。舍肉，是說把肉捨去不食，就是留肉奉母的意思。詳見上句「莊公問答」註內。挾輓輓是車輓，就是車前的橫木。大車稱爲輓，兵車和田

車乘車，都稱爲輓。挾輓，就是把手挾著車前的橫木。是見親於羹羹是羹湯。見親於羹，是說他思念母親，極深切，到吃飯時也好像在羹湯上看見他娘親一般。後漢書李固傳：羹坐則見羹於牆，食則親羹於羹。大

宮是鄭國大逵就是大路上。爾雅：九通謂之逵。鬪很危父母鬪，是爭鬪。很，是甚。危是危險，就是不安穩的意思。鬪很危父母，是說爭鬪很戾的人，弄得父母不安的意思。孟子：好勇鬪很，以危

父母，不孝也。

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曰：「爭車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爭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之所謂孝也。然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

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

【解三】有個某人說道：『穎考叔去攻打許國時，勿保重他身體便向前跳到城上去，這就叫盡忠便是盡孝，難道也是勿能推廣他的孝道麼？』我答道：『搶奪車子這件事，是個人私事呵，這便是不孝呵；向前跳到城上這件事，是國家公事呵，這便是孝呵。保重他身體的，是奉事父母的孝意；不顧念他身體的，是奉事君主的忠心。忠心和孝意，難道有兩個道理的麼？曾夫子有兩句話，說是：『打仗時在陣頭上沒有勇氣的，要算他是勿孝的人。』便見得考叔的勇氣，正是曾夫子把這樣的纔稱爲孝呵。但他勿死在搶前跳到城上去的受著創，却死在子都的一箭射了上去；是死在個人私怨，不死在國家公事，這樣的，我所以很可惜他勿能夠把孝道推廣開去呵。從前左邱明做了左傳，曾把詩經裏『做孝子的孝意無窮，能常常推及這輩人都做了孝子』這兩句詩，拿這個來稱讚穎考叔。照現在看起來，他只能捨去肉不吃，却勿能捨去車子不奪是他的孝；有時候也要窮盡的呢；他只能感動莊公，却勿能感動子都，是他對這班人有時候也勿能推賜到的呢。穎考叔再三重讀這兩句詩，能夠沒得慚愧的麼？』

【註】輕身以先登

輕身，是說輕輕地捨去了身體，就是不保重身命的  
意思。先登，是說穎考叔先跳到許國的城頭上去。

戰陣無勇爲非孝

打仗叫做戰，排列  
隊伍叫做陣。（禮

記祭義）曾子曰：『

孝子不匱兩句

這兩句詩，是出在詩經大雅既醉篇裏的。不匱，就是沒有窮盡。是，是賜的意思。就  
是說孝子的心意，是沒有窮盡的。長常可把自家的孝意推賜到這輩人也都成

爲孝子  
的意思。

【評】通篇分作三段：第一段，把「理」「氣」兩字，從廣義上泛論，盤旋曲折，歸到不能推廣孝思，  
持論正大，卓有見地。第二段，先敘穎考叔的孝處，「一言回莊公念母之心，」大加讚揚。番入後層  
層翻駁，似痛似惜，詞意十分透澈，筆法尤爲暢達。第三段，將「忠孝公私」等事，界說分明，仍以不能  
推廣孝思，深爲考叔惜；足見語長心重，君子愛人也以德。

□齊魯鄭入許

〔題解〕

魯隱公十一年，齊魯鄭三國，會合了兵馬共去攻伐許國。穎考叔拿  
了鄭莊公的旗號，先跳到許國的城頭上去；被子都從下面一箭射  
了下來。穎考叔跌死在地，瑕叔盈又拿著莊公的旗號跳上城去，鄭國軍隊都一齊奔上去，就破  
進了許國。許莊公便逃到衛國去了。齊侯把許國讓給魯隱公，隱公不肯接受；遂給與鄭國。鄭莊  
公差叫許國大夫百里，奉著許叔住在許國東邊地方；又差叫公孫獲屯在許國西邊地方。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爲疏，變恩爲怨，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

○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魯齊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恆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慚己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伐蜀，艾平蜀而會殺之；王濬、王渾伐吳，濬平吳而渾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則三國禍矣。

【解一】大家同患難是容易的，大家同享利益是難的。患難呢是人們所大家怕懼的呵，利權呢，是人們所大家貪求的呵。大家都有這種怕懼意思，這些力量一定能聚合起來的；大家都有這種貪求意思，這些力量一定要分奪開去的。從古時到現今，把親近變做了疎遠，把恩情變做了怨仇，很少的。勿是爲了大家貪利的緣故。唉，這也是一件難事呀！

【解二】我看到齊魯鄭三國共去攻破了許國，怎麼他有這樣好的辦法，能妥妥安排到論功分利

的這件事情當中呵，在攻打許國的時候，搶前早跳到許國城頭上的，是鄭國的穎考叔和瑕叔盈這班大夫，那齊魯兩國的大夫是不在內的呢；一齊都跳到許國城上去的是鄭國的軍隊，那齊魯兩國的軍隊是不在內的呢。照這樣說來，便見得攻破許國的功勞，單單是出在鄭國一方面；把許國地盤歸給鄭國，原是他應當的呵。但是通常一班人的心意，打起仗來便要躲著禍難就退在後面；打了贏仗時便要搶奪利益就列在前面而勿惶愧自家沒有功勞，反勿須人家有了功勞。從前三國時鄧艾鍾會兩人，大家一齊去打蜀漢，鄧艾平定了西蜀，却被鍾會殺死了他；又晉朝時王濬王渾同去打東吳，王濬平定了東吳，却被王渾參奏了他。倘然齊魯兩國的諸侯，也像鍾會王渾這般樣子，就弄得齊魯鄭三個國家都有禍患了。

【註】共患易

是說彼此同處患難，則是容易的事情。易，越世家。范蠡遺大夫稱書。

同欲

同欲

心有食求則欲。同欲，就是大家共有食求的。

意鮮是少的

吁

二國

善處功利

昔鄧艾鍾會兩句

畢登

畢登

思畢登是說鄭國全部的軍隊，一齊統統跳到許國城上去。

恆人

恆是常的意思。恆人，就是說這班普通平人。

昔鄧艾鍾會兩句

漢炎興元年，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帝禱出降，漢

亡。魏威熙元年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殺之。

王濬王渾伐吳兩句

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遣驍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

主帥出降。其明日，王渾乃濟江，甚愧憤，表濬達詔，不受節制。帝乃詔渾，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

則三國禍矣。

這三國，就是說齊魯鄭。是說戰爭的禍難。

③許地雖褊，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競之；况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而齊不敢受；舉以與魯，而魯不敢受；卒歸之鄭，而鄭伯猶不敢絕許之祀，縣許之疆。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

④齊魯無功，而不敢攘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若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人而不自得矣。

【解三】許國的地方雖然是狹小，也是古時所設置的國家呵。一隻兔子在曠野上，有一百人去追趕牠；一塊金子在曠野裏，有一百人去爭奪它；況且是一個國土的利益呢？現在把許國給交齊國，但齊國勿敢接收；把許國給交魯國，但魯國也勿敢接收；後來終歸到那鄭國，但鄭莊公還勿敢斷了許國的宗廟香火，把許國的土地改做了縣邑。唉！有那個說是春秋爭奪的時代，却再得到這班諸侯有賢德推讓的古道呢？

【解四】齊和魯國沒有功勞，却不敢奪了他們的功勞；鄭國雖有功勞，却不敢依賴自己的功勞。是善能自居在沒有功勞地位的，終莫有像那齊魯這般樣子；善能自居在這場功勞的，終莫有像那鄭國這般樣子呵。這般的心理呵，難道祇可用在打仗的當中麼？在大的事情就同掌政權，在小的事情就同管財政，推廣這種心理並存著這種心理，一切便能進退自由，可無往勿隨心所欲的呢。

【註】

褊 褊是狹小  
的意思。

逐

逐，是追趕的意思。  
（呂氏春秋）一兔走百人逐之。

縣許之疆

縣，是縣邑。疆，是疆土。縣許之疆，是說把許國的疆域，改設為縣份，就是把這國土收歸，做了自己的附屬地。

恃

恃是靠恃，就是  
依賴的意思。

【評】通篇分作四段，首段起處「共患易，共利難」六字，筆勢峭拔，說人情處更親切有味。次段總提齊魯鄭三國善處功利，作通篇的關鍵，並引鄧艾王渾兩段故事作一反襯法，尤為警切。第三段抑揚詠歎，文有餘情。末段仍把善處做了個總束，結處推開一層，立言正大，寄託遙深，文境亦悠然不盡。

### 息侯伐鄭（題解）

息是國名。魯隱公十一年，鄭息兩國在言語上有些不和，息侯便起兵去攻打鄭國，息兵大敗而回。當時這班明理的人，知道息國快要亡掉了；因

爲他「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了這五項不合理的事情，反要去攻打鄭國；他喪了兵馬，正是應該的呢。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

○君子以爲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冒於禍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

【解一】處在卑賤的人嫌憎勞苦，處在貧窮的人嫌憎困窘，處在患難的人嫌憎恥辱，都是禍事從這裏聚集的呵。原來天下的道理，卑賤這班人並不和勞苦約定，那勞苦却自然會到來的；貧窮這班人並不和困窘約定，那困窘自然會到來的；患難這班人並不和恥辱約定，那恥辱自然會到來的。勿懂得這是勿可以離開的，却偏要去離開他，這便是自家投在禍事裏面的呵。

【解二】明白道理的君子，他認做那勞苦呢，是低微人的常事；困急呢，是做窮人的常事；恥辱事情，是受難人的常事。他們所以遭了禍事的，只是勿能夠守定這項常事罷了。自家能守定在勞苦地位，

就是在卑賤時也順適的了；自家能守定在困窘地位，就是在貧窮時也順適的了；自家能守定在恥辱地位，就是在患難時也順適的了。守定小國的道理，也好比是這般樣子呵。

【註】賤不與常期三句

期，是約定的意思。這三句文法，是從戰國策做摹出來的。（戰國策：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

冒於禍

就是受著禍患的意思。

③息之爲息，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祇栗危懼，猶恐不保；况敢與人爭較哉？當其與鄭違言之際，能自處於小國之常，則鄭必不能自違於息，息亦未必取敗於鄭。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然鄭息有違言，鄭不加兵於息，息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

【解三】這息國稱做了息國，是最小的呵，居在兩大國的當中地點，他存著謹慎就變的意思，還怕

是勿能保全國土，何況敢和別國戰鬥比賽呢？在他和鄭國言語失和的時候，能夠自居在小國的通常道理，那鄭國一定勿能夠先自反對了息國，息國也未見得一定要被鄭國打敗的。現在竟當不起

一天功夫的惱恨，忘掉自家是小國，却反要去侵犯大國，該當是他自家弄到失敗，那五種不合理的責備，（就是左傳裏說他不度德，不量力，這五種不是的事情詳見後註內）都聚在他一人身上呵。但鄭息兩國既有失和的話，鄭國勿曾進兵到息國去，息國反先要進兵到鄭國來，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是做小國的意思，時常猜防人家要來欺侮我，所以一種惱恨意思，便容易發生，這些兒原因，息國的軍隊爲此先出發的呵。

【註】至微

是極爲微細的意思，就是稱他是最小的國。

介 居在中間，叫做介。

祇栗危懼

祇是祇敬，栗是戰栗，就是恐怖的意思。危是危險，懼是怕懼。（宋史樂志）天官景祐莫不祇栗。

一朝

之忿

忿是惱恨的意思，一朝之忿，是說一天功夫的惱恨，就是一時乍起的恨心。（論語）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戒歟？

五不遑

不聽，就是不是，是說不合理的意。傳：君子是以知天之將亡也，不度德不

量力，不親親，不微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萃 是聚集的意思。

陵我 就是欺侮了我。

④是心也，非特息侯爲然。凡人之處困阨，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貴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而陵我者

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爲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解四】這種猜防人家欺侮我的心意呵，不但息侯是這般樣子的。大概人們居在困難艱苦時，他所很不平的，終沒有被人欺侮的這樣厲害。我且把這種理由明白曉告他：在尊榮與旺的時候，人們那樣恭維我的，並勿是恭維我呵，是恭維尊榮的人呵；在窮苦卑微的時候，人們這樣欺侮我的，並勿是欺侮我呵，是欺侮卑微的人呵。怎麼知道他是這般模樣呢？倘然我起初是個尊榮的人，到後來卑微了，在我的自己看著我，却仍舊是這樣子呵！但恭維我的忽然改變態度，却做出欺侮事情來；便可回轉頭來看前天這種恭維我的，難道是真正恭維我麼？倘然我起先是個卑微的人，到後來尊榮了，那欺侮我的忽然改變態度，却做出恭維事情來；便可回轉頭來看前天這種欺侮我的，難道是真正欺侮我麼？是他們自家恭維尊榮的人吧！我怎麼就因此歡喜呵？是他們自家欺侮卑微的人吧！我怎麼就因此發惱呢？這個心呵，却是我自己的心，原來要辦理我的事情呵；那裏還有空功夫幫著那尊榮這種人的喜歡，幫著那低微這種人的動惱呢？



【註】曉曉是曉喻，就是明告的意思。

自若就是仍舊這般模樣。

遽變遽，是急速的意思。改換叫做變。遽變，是說忽然改變了。

何暇就是沒有空閒的功夫。

【評】前半幅從安常立論，後半幅描寫人情世態，提出一段至理來；議論透切，筆意亦曲折有致。

## □羽父弑隱公〔題解〕

下殺上叫做弑；如臣殺君，子殺父，都稱爲弑。羽父是魯國的臣子，他把魯隱公殺死了，所以叫做羽父弑隱公。

（附事實）魯隱公十一年，羽父請隱公殺死那桓公，想要把這功勞求做個太宰的官職。隱公說道：「我因爲他年紀還輕，所以我暫爲登了位；我就快把君位傳給他了。叫人在莒裘地方建造宮室，我打算在那邊終老了呵！」羽父聽了隱公這般說，心裏有些怕害，反在桓公面前謗誣隱公，請殺死了他。到十一月時，隱公去祭鍾巫住在大夫寫氏的家裏；羽父派個刺客把隱公弑死，遂立桓公並討寫氏的罪。

○嗚呼！敗天下爲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爲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爲，况重之以禍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桓公；桓公反不亮其心而弑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爲戒而諱言義矣。吾

之所聞，則異於是焉！

【解一】唉！喪壞了天下仗著正義這種志願的，就是隱公這件被弑的事情呵！私利呢，是人們所爭逐的；公義呢，是人們所怕幹的。倘然仗著正義並沒有禍患，人家尚且勿肯做的，何況是再加他禍患呢？魯隱公看輕了千乘的侯國，却要讓紂了桓公；桓公反勿體諒他的意思，却去弑死了他。他有很高尚的志操，反遭了很慘痛的禍患，世間上防要把這隱公做了個做誠，就犯著忌不敢講到正義上去。但我們所聽聞的，却不同這般的呢！

【註】趨

疾走叫做趨，這個趨字是爭逐的意思。

憚

憚是忌憚，就是怕的意思。

千乘之國

一輛車子駕了四匹馬的，叫做乘。千乘，是一千輛兵車。古時天子的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所以諸侯的封建國，稱為千

乘之國。一論車，一論地。亮，是明亮，不亮，就是勿體諒的意思。懼，懼音懼，是遭

○人皆以為隱公之弑，敗天下為義之心，吾獨以為可以勉天下為義之心。是

何耶？隱公之弑，非坐為義也；乃坐為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迹甚顯。當

桓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可齋粉。桓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

年，不惟無纖芥之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跡不可誣也。

【解二】人們都算做隱公被弑，壞害了天下仗義的志願，我偏要算他這件事可以勸勵天下仗義的志願。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隱公的被弑，不是犯就仗義呵；實在犯就仗義勿大完備的呢！隱公讓國的一種志操，心意很爲明白，形迹很爲顯露。在桓公年齡少小的時候，隱公倘有旁的意思，略爲有些現出神色來，頓時就可把桓公身子做了碎末。桓公拿在隱公的手掌裏有十一年功夫了，勿但沒有一些兒的罅縫細怨，又况是長養撫育並幫助庇護了他；上面有皇天，下面有后土，隱公的心術，勿可以把他妄論亂說的可。

【註】坐

坐，是坐定，就是犯就的意思。

遜國

謙讓叫做遜，遜國，就是讓國。詳見上事實。

迹甚顯

是說形狀很顯明的意思。

微見風采

微，是隱細，形容叫做風采。微見風采，就是隱隱地略爲現

出一些神色的意思。（三國志諸葛瑾傳）瑾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諤微見風采粗陳指歸

纖芥之隙

纖芥，就是極細微的芥子。罅縫叫做隙，纖芥之隙，是說最細微的罅隙，就是說一些兒細細的小怨。

長育而

輔翼之

長，是長養。育，是撫育。輔翼，就是幫助庇護的意思。

③所可恨者，特爲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因得入殺桓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牆，不義者不敢至其廬，况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

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賊之言而不忌，是必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

【解三】說到有些抱憾的地方，只是仗義不大完全，貪圖幾年的政權，却把位置推讓得勿快速呢。正爲他推讓位置勿快速，所以貪求企慕，和顧戀愛惜的情狀發現在外面，羽父因此可進了殺桓公的一種計劃呢。倘然隱公有決計辭位，飄然遠引的這種氣度，聲名赫赫在羣衆裏，自然可使不仁厚的人勿敢到他的門牆來，沒義氣的人勿敢到他的屋裏去，何況敢用傷害的計謀，豬狗的行爲來污襲我麼？如今羽父敢面對著隱公，明明的講出請殺桓公這句話，却無所諱忌，這是一定隱公貪求企慕，和顧戀憐惜那些刑迹，有這個原因自去招來的呵。

【註】不亟

就是勿快  
速的意思

勇退高蹈

勇退，就是決意退去的意思。高蹈，就是遠遠引去的意思。（梁武帝文）其有勇退志，進懷質拘真者。（左傳）使我高蹈。

廬

屋舍叫  
做廬

豨

就是  
豬彘。

戕賊

就是傷害  
的意思。

④隱公尙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當

老矣！』『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卽授，何謂將授？將

營卽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

隱公之疑，而卒至於殺其身也。

【解】魯隱公還勿能自加誠勵，尙且告知羽父道：「因爲他年紀輕的緣故呵，我就將要把位置傳給他了。叫人到菟裘地方去建造宮室，我將要在那邊終老的呢！」這將要的一個「將」字，就是隱公一種貪圖企慕和顧戀憐惜的心意，發現在說話當中的呵。應該傳給位置就該傳給，怎麼說是將要傳給？應該建造宮室就該建造，怎麼說是將要建造？趁著這個機會時，這當中一些些兒也放鬆不得，沒有可安插一條頭髮的餘地，難道還須說這種將要的話語呢？這樣的所以招了羽父的欺謀，起了桓公的疑心，且後來終弄到殺死身命呵。

【註】菟裘

菟首爲菟，是地名，春秋時魯國的邑，在今山東泗水縣北。

間不容髮

頭上的髮，是最細的。間不容髮，是說機會迫近得很，在這當中沒有一些些餘地，可安放一條頭髮的意思。

卒

遣字作

解。

⑤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况心迹不如隱公之可見者，其敢不自勉乎？然則君子之爲義，夜以繼日，不敢不用其極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迫之，則爲義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

足，怠而不復前矣。故曰：「勉天下爲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

【解五】隱公推讓國家的這項正義，心意有這樣的分明，形迹有這樣的顯著，有略略一些兒，勿會做完，忽然遭了大大的殺身禍患；況且心意和形迹勿及那隱公這樣可看得出的，他還敢勿自家勸勵麼？但是明白事理的人，對於正義上應做的事情，把夜裏去接續日裏功夫，勿敢勿用得十分努力的，這非但是實行正義，也是爲此要躲免禍患呵。倘使沒有隱公這種禍難逼緊了他，便叫這班仗義的人做了一件好事，修了一種行爲，就得意洋洋的自算爲滿意，便弄得懈惰起來，反勿再求上進了。所以我說道：「勸勵天下人仗義這項意思的，就是隱公被弑這件事情呵。」

【註】秋毫

獸類的毛，到秋天時重新初生，狀極微細，所以稱爲秋毫；故比喻事物極微細的，也叫做秋毫。（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夜以繼日

繼，是接續的意思。夜以繼日，是說把夜裏去接續日裏的功夫，就是

日夜辦事很巴結的意思。（孟子）仰而思之，坐以待旦。

沾沾自足

沾沾，是輕薄的意思。自足，就是自算爲滿足。（史記）魏其者沾沾自喜耳。（漢書）沾沾輕薄。

【評】通篇分爲五段。「爲義不盡」四字，立定通篇的主腦。先寫隱公行義甚正，是欲抑先揚法。後把

把「貪慕顧惜」責隱公，又用兩「將」字做個左證，義正詞嚴，大得「春秋責備賢者」的本旨。後把勸勵世人作結，和起句首尾相應，文法尤爲整密。

## ○臧哀伯諫郕鼎〔題解〕

諫是勸諍。郕是宋國的邑名。鼎，一種古器，用金屬鑄成的，下面有三隻脚，上面有兩個耳，樣式和大香爐差不多。臧哀伯是魯國大夫，他因為魯桓公把宋國郕邑裏面一隻大鼎拿了來，要放在魯國的太廟裏，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所以臧哀伯要勸阻他。怎奈桓公不聽；周朝有個內史官聽聞這消息，稱讚臧哀伯能把道德去勸諫魯君。

○鄰國之賢，敵國之讎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爲忠，項羽視之則爲賊；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爲忠，漢室視之則爲賊。然則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賊臣耶？臧哀伯之諫郕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非也。

【解】和我聯界叫做友邦的這種有本領人才，正是和我對抗叫做敵國的一種怨家仇人呀；權臣門下這種有才幹的人，正是公門裏面的一種侵耗的東西呀。蕭何韓信這班人，在高祖看來却算是忠臣，在項羽看來却算他是反賊；杜欽谷永這班人，在王鳳看來却算他是忠臣，在漢朝看來却

算他是反賊。照這樣說來，那謀奪王位的這班忠臣，怎麼不是安定天下的賊臣麼？臧哀伯這件勸阻郟鼎的事情，他說的話却不錯，他對於和那說話的人，却是錯的呵。

**【註】** 讎 怨家仇人  
權門 擅權的童子門下，就稱為權門。（後漢書明帝紀） 權門請託，殘吏放手。  
公門之蠹 古稱國君內門，叫做公門。（論語） 二人公門，黜躬如也。（又） 聖官署為公門。（曹憲錄）

一字入公門，九牛曳不出。」蠹是生在書裏的蛀蟲，專蝕字跡，殘書書裏尤多，所以侵財耗物的人也稱為蠹。**杜欽谷永** （漢書欽傳） 欽字子夏，南陽人，成帝元舅，大將軍

永傳：「永字子雲，長安人，成帝委政王鳳，永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王鳳** （漢書五行志） 成帝建始三年，王鳳

袁了凡曰：「杜欽谷永俱為王鳳死容，其阿私罔上，納譴諫，不謀而同。」**治世** 這治字應作治理解釋，治世就是安定天下的意思。因為上句意思是說暴君的算做

始為上將，乘國政。其後王氏，弟父子五侯，乘權至，莽卒篡天下。臣和篡奪君位的心，這上下兩句意思，正是針鋒相對的。（一說：這治世兩字，作太平時代解釋，意亦通。按） **郟鼎** （三國魏志武帝紀） 武帝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註見上題解）

○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桓公以弟弑兄，以臣弑

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廝養之賤，皆可刺刀以戮之。况哀伯，魯之世卿，有祿於國，

有賦於軍，有職於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

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於朝，又發忠言以補其闕，其於桓公信無負矣！獨不負



# 於隱公耶？

【解二】做臣子的弑死了君王，大概做了公務員的人，應定殺罪，勿能從寬免除的；做兒子的弑死了父親，大概做了公務員的人，應定殺罪，勿能從寬免除的。魯桓公是做弟弟的弑死了哥哥，做臣子的弑死了君王，大概住在魯國的雖做了這種養馬供役的卑微人，也都可拿著快利的刀去殺掉了他。況且這位臧哀伯，是魯國的世代公卿，有俸受在本國的，有兵養在軍隊的，有執事供守在祭祀上的，難道肯耐心安坐，眼睜睜看著他却勿去援助的麼？力量能夠聲討他的罪，便把他殺掉就是了；力量勿能聲討他的罪，便把自己走離開去就是了。現在反俯著頭壓捺著心氣，天天走進那朝廷裏去，又說些忠實的話語，把這個去補救人君的錯失，他對著桓公，真沒有對不住的了！但單沒有對不住隱公的麼？

## 【註】牧圉廝養

牧圉，是說養馬的人。供差的賤役，叫做廝養。（左傳）：「太叔曰：『臣不佞，不能負羈。』」刺，是截，刀鋒叫做。刺以從牧圉。又「臯隸牧圉皆有親暱。」（史記）：「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刺，是截，刀鋒叫做。

利刀鋒去斬截的意思。又一說：刺，應作「剗」字，剗亦作傳。插刀叫做傳。史記：「刺，應作『剗』字，剗亦作傳。」

## 有賦於軍

兵叫做賦，因為古時以田賦出兵，所以稱兵為賦。軍，是說有兵在軍隊裏的意思。

## 低首下心

低首，是俯著頭不敢抬起來；下心，是把心氣壓平下去，不敢有心高氣傲的樣子，所以忍氣受屈的，就叫做低首下心。（韓愈祭鱸魚文）：「刺足雖驚弱，亦安肯為鱸魚低首下心，他他倪倪，以偷活於此耶？」

## 補其

**闕** 闕是欠缺補其闕就是彌補他君王的過失（詩經）衰則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負** 負是這負就是對不住的意思

③ 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鬪毆。以斬關而概穿窬，餘事也；以殺人而概鬪毆，微罪也。彼桓公親爲殺逆而不忌，况可責其取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進說而二失具焉。人謂哀伯爲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郕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猷，未免爲助亂也。

【解三】破了關塞的大盜，人們也勿責備他這些挖壁跳牆一些事情；殺了人的重犯，人們也勿責備他這些爭鬪相打事情因爲把斫開關塞的大盜，公比論挖壁跳牆小竊，是一些另外事情呢；把殺人重犯去比論爭鬪相打的案件，是一些輕小罪名呢那魯桓公親身做了弟弑兄臣弑君這種叛逆行爲，尙且勿顧忌，何况還要責他拿了他人的一隻鼎麼？當然臧哀伯諫勸的話，他勿能夠聽受的呵！

從前番事情說，却是個不忠心的人；從後來事情說，却是個不聰明的人。他一經上去說了諫勸的話，那不忠不智兩項錯處都已全備的呢。人們稱哀伯是個有才德的好人，我却勿相信的呀。唉！嚴尤擊匈奴的計策，是一種出奇計策呵；但明白事理的人，不稱他為奇，因為他所勸告的是個王莽呢！陳子昂發明堂的議論，是一種正大的議論呵；但明白事理的人，不稱他為正大，因為他所勸告的是個武后呢！看人所講的說話，應先查明他所站立的位置，方纔再去聽他所講的話；倘喪失身份在篡奪叛逆的地方，雖即有忠實的話語，良好的才謀，終不免做個了幫助反叛的呵。

【註】斬關

斬，是斫。在地勢要害地方設險把守，叫做關，也稱為關塞關隘，又稱為關口。斬關，就是破開了關。左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乾，干國之紀，狎門斬關。』」

穿窬

就是挖壁跳牆，做個小竊的意思。朱子

【語註】穿，穿穴窬窬牆。

二失，這二失，就是說不忠不智的兩種錯失。

嚴尤匈奴之策

策，就是計劃。漢書匈奴傳：「王莽新即位，拜十二部將軍，率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

「今既發兵，宜繼先至者。今臣尤等深入建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

陳子昂明堂之議

明堂，是王者明政教的大堂。古時祀上帝，祭先祖，朝諸侯，養老尊賢，凡關於國家大典，皆在明堂舉行的。道鑑輯覽：

武后垂拱四年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玉海明堂類：「光宅元年十月，拾遺陳子昂上疏：『明堂之制，有天地之則，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願按周禮月令而建之。』」

嘉猷

嘉是好，才謀叫做猷。書

經：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

④向若桓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則終無彭生之禍，而隱公之目，永不瞑於地下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請，爲桓公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爲桓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

【解四】倘然桓公聽用哀伯的話，做事時常依照規矩道理，把自家地位附列在「不合理的拿取」了來，却用合理的保守著，「這句話，照這樣的到了後來就沒有公子彭生（拉脅被弑）」這場禍事，那魯隱公死後的眼睛，恐永遠勿能閉合在地下呢！臧哀伯這個罪名，還勿重大的麼？我曾說道是：羽父這件求請弑君的事，是替魯桓公設了個篡奪國家的計劃；臧哀伯這件諫勸郕鼎的事，是替魯桓公立了個保全國家的方法。在起初倡了亂事的，是羽父呵；到後來成了亂事的是哀伯呵。正起名義，定起罪案來，勿應該把臧哀伯放在羽父的下面！

【註】動遵法義

動是動常，遵是遵守。動遵法義，是說做事時常依照規矩和道理的意思。

逆取順守

逆，就是不順的意思。（史記：）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也。」因爲商朝湯王和周朝

武王，都是個諸侯用征誅去奪取天下的，所以叫做逆取；他已穩奪到了天下，却用仁義道德治天下，這就叫做順守。

彭生之禍

彭生就是齊國的公子彭生。彭生之禍，是魏寃鬼死後報仇的意思。按春秋時齊襄公淫亂無道，和魯桓

公的夫人，就是他自家的妹子私通；不料被桓公識破，恠情，襄公知事不妙，便請桓公飲酒，把酒灌得大醉，趁他醉後回去時，叫公子彭生弄死了他。公子彭生就在車子上拉斷桓公的腰脅，把桓公結果了性命。只推說是酒後急病身亡的。後被魯國知道，便責問襄公。襄公只可把這件事推在公子彭生身上，把他定罪了，便殺死了他。後來齊襄公到姑楚那邊，見邱山地方去打獵，忽看見一隻怪獸，如牛無角，如虎無斑，蹲在他車子面前。襄公便叫身邊跟著的一個寵愛臣子，名叫孟陽的，把箭去射牠。孟陽睜眼一看，原來這隻怪獸，正是公子彭生，不覺驚喊起來，襄公聽了大怒道：「彭生何故見我？」去拿著弓箭射牠，連發三箭不中，這隻怪獸便直立起來，雙拱前蹄，像人開步走路的樣子，放聲啼叫，聲很悽慘。襄公大吃一驚，從車上倒撞下來，跌壞了左足，丟落鞋子一隻，被這怪獸啣了去。這時候連稱和管至父帶著軍隊在葵邱地方駐紮防守著；在當初出發時，襄公和他們曾預先訂了個約，到明年瓜熟時，便派人去替代他。等到第二年瓜期已到，襄公並不派人去接替，連稱請求好幾次，襄公仍不允許，連稱心中憤恨，便和管至父商議，趁此番襄公在貝邱山出獵時，出他不備，持發兵去圍攻他。襄公在臥房裏忽聞門外亂兵已到，慌忙逃躲戶後，孟陽冒充了襄公，用錦袍覆在身上，臥在床上，把面向著內。連稱走到床前，把他砍死，仔細用火照看，見殺死的是個年少無鬚的人，並勿是襄公。徧搜房中，毫無影蹤，忽見戶檻下露出絲鞋一隻，急忙打開戶，查看來，果見襄公躡做一堆，遂把襄公拖了出來，斫做數段，原來這隻鞋子，就是那天被怪獸啣了去的。若沒有這隻鞋子露出來，襄公或不致傷命，這事說不定的。可見得彭生做了冤鬼報仇，這把眼睛閉合，件事是很爲分明，而且是很爲神祕的呵。冥，把眼睛閉合，著叫做瞑。

【評】事仇効忠，罪實難辭，責咸哀伯「所與言者非人」，義正詞嚴，是通篇的主腦，逐段文勢步步逼緊，層折不窮。

##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題解〕

曲沃，是春秋時晉國的地名。（在今山西聞喜縣。）東周初，晉昭侯把曲沃地方，封給他叔父成師。到後來成師的

子孫遂強大起來，就替代了晉國，所以叫做曲沃併晉。詳細事實，附在下面。

〔附事實〕當初晉穆侯的夫人姜氏，因為條地有戰事時，生了一位太子，（這位太子，就是文侯。）把他取個名字叫做仇。太子的弟弟，因為在千畝那邊有戰事時生下來的，把他取個名字叫做成師。晉國有個大夫名叫師服，他說道：『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到了魯惠公二十四年，晉國開始擾亂起來，為此封桓叔在曲沃地方。（桓叔就是成師。）這位師服又說道：『我晉國是五百里地方一個「甸服」的侯國呵。現在却封那桓叔做了曲沃伯，這就叫是「本弱枝強」，還能夠長久的麼？』到了魯惠公三十年，晉大夫潘父弑了昭侯。（昭侯就是晉文侯的太子。）迎接那桓叔進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晉人遂立孝侯。（孝侯就是晉昭侯的太子。）魯惠公四十五年，曲沃莊伯（翼）（莊伯，就是桓叔的兒子翼，地名春秋時晉國建都在翼邑，亦稱爲故絳，舊屬山西平陽府。）弑死了孝侯；翼邑的人立孝侯的弟弟做了鄂侯，鄂侯生個兒子叫做哀侯，哀侯侵奪涇庭那邊的田，這涇庭，是在翼邑南面的邊界地方，有了這種原因，所以弄到曲沃出兵來攻打翼邑了。

○嫡庶長幼，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爲也。聖人制爲定分，有國家者傳於長嫡；

爲支子者咸知其出於天而不出於人。由開闢以來，共守是分而不敢變，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代紂，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樊；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續，可以大前人之業，可以啓無窮之基。然終遂巡却避者，豈非不忍以一國之私欲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

【解】正妻所生的嫡子，生衆妾所生的庶子，及年齡長大或幼小，這都是上天所生成，却勿是人們所做得到的呵。一種人格最高的聖人，創立了一定的名分，在國家的把國家傳給那正妻所生的嫡子，做各位庶子的都知道這件事是出在天意，並不出在人力的。從天地分開直到如今，大家都遵守這種名分，却勿敢有些改動，這並勿是獨怕這個創定名分，人格最高的聖人呵，實在是怕上天呵。

【又】這般的所以殷朝的微子勿敢替紂，宋國的目夷勿敢替襄公，楚國的子西勿敢替昭王，吳國的季札勿敢替諸樊，把微子、目夷這幾位有才德的好人，倘使奉著祭祀傳著統緒，便可以光大祖上的事業，可以開永久勿完盡的根基，但他們終退縮躲去的難道不是心裏勿忍把一國的私心貪慾和那些利害關係，就起了千萬年爭位奪國的禍患麼？

【註】嫡庶長幼

正妻所生的兒子，叫做嫡子。衆妾所生的兒子，叫做庶子。長是年紀大的，幼是年紀小的。

定分

就是立定了名分。

支子

就是衆妾所生的庶子。（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微子不敢代紂

代，是替代。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呂氏春秋：帝乙欲以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

紂故

目夷不敢代襄公

目夷，是宋桓公的庶子。（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子西

不敢代昭王

子西，是楚平王的長庶子。（左傳）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

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季札不敢代諸樊

諸樊，是吳子壽夢的長子，季札，是諸樊的少弟。（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

無失節，固立之，葉其室而耕乃舍之。

繼統 是說繼續統緒，就是繼續君位的意思。

遂巡 就是退縮不前，就是退縮不前的意思。

嫡庶長幼之定分，古今聖賢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敢首亂之，溺於私

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爲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自古

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後王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

凌長，篡奪之禍，史策相望。納中國於蠻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啓之也。



【解二】正妻生的兒子和衆妾生的兒子及年齡大小這種定立的名分，從古至今，這班聖賢人都勿敢輕易變動的。晉穆侯是怎樣的人呵？却敢開始壞了這種名分。過於鍾情在個人的寵愛上，替他取名的時候，（兄的名字叫做仇弟的名字叫做成師。）任意分有輕重的地方，漸漸弄成曲沃這種禍事後來終亡去了本國。做周天子的（就是周僖王）又把那爵位賜授了他，從古以來聖人所靠賴這種名分，用這樣防止千萬年的爭奪事情的，到了這時候都弄得敗壞了。到後來做帝王的纔知道人力可以敵得過天意，庶子可以搶奪了嫡子，幼弟可以僭越了長兄，爭位奪國這種禍事，載在史冊上前後多有看見的把中國列在南蠻北貊這種化外地位的未見得一定勿是晉國和周朝開了這個先例呵。

【註】首亂

起初叫做首亂，就是第一個違法壞規的人。溺，是沉溺過度的意思。

命名之際兩句

命名就是取了個名字。因為晉穆侯把太子取名叫做仇把太子的弟弟取名叫做成師仇是一個

不好字眼，成師兩字，却是個吉利字，所以說他「妄有輕重」就是任意好惡的意思。

馴致曲沃之禍

馴致，就是漸漸弄成的意思。曲沃地名詳題解及事實內。

爲周王者又從

而寵秩之

遺周王，是說傳王這秩字是說爵位。寵，是愛幸的意思。按魯桓公三年，晉武公弒哀侯，晉立其子小子侯。桓公七年，武公弒小子，滅晉。八年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魯公十六年，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於周。

傳王，傳王命，是阻遏武公爲晉侯的意思。

史策相望

記載事實的冊子，叫做史策。史策相望，是說冊子裏載列這種與奪事情前後相連不斷卻時常有看見的。

蠻貊 蠻，是南蠻。貊，是北貊。是在外國的種族。

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時而渝；守以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則有時而衄；惟守之以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者，乃有國者之所恃也。無故而亂天之定分，直是自伐其恃也。嗚呼！殆哉！

【解三】唉！到了最尊榮的地位，沒有人可當得過他，到了最富有的地位，沒有人比得過他，這種妄想沾潤，和心裏羨慕想嘗些滋味的人，是很多的。呵！倘然有力量膽氣的人，保守這尊榮富有的地位，逢著膽力比他加一等的，就可以搶奪他了；倘然有見識高明的人，保守這尊榮富有的地位，逢著見識比他更加好些的，就可以搶奪他了。保守用那盟約誓言，却有時候反要變改的；保守用那法律制度，却有時候反要棄掉的；保守用那內外城廂，却有時候反要倒坍的；保守用那軍隊，却有時候反要打敗仗的；獨有保守他用這天然的名分，方纔人們勿敢和他比量了。這種正妻所生和衆妾所生及年紀大年紀小的一定名分出在天然的，是有國家的對於保守上一種依賴的，呵！沒有什麼原因，却擾

壞了天然所定的名分，正是自家打破他一種依賴的呵！唉！好危險呀！

【註】噫

是嗟歎的聲音

至貴之無敵兩句

貴，是說尊榮。敵，是當得起的意思。這兩句是說做了一國的君主，這些尊榮富有，已到了極步，沒有人可當得過他，也沒有可比得過他的意思。（據子法言）

貴無敵，富無倫利執大焉。

染指垂涎

非分內所應得的事情，妄想沾些餘潤的，這就叫做染指。涎是口水，人見美味食物要想吃了，那口中涎沫先滴了下來，所以心裏羨慕想嘗些滋味的人，就叫做垂涎。（左傳）子公之食指動，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鰾，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鰾，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賈誼新書）垂涎相告。

渝

是改變的意思。

隳

是倒塌的意思。

恃

依賴叫做恃，就是危險，是靠託的意思。

殆

是危險的意思。

【評】

段把「嫡庶長幼，歸之於天。」立定通篇的主腦。次段把古人做個引證，「不忍以一國之

私欲利害，啓千萬世爭奪之禍。」文從對面著想，詞意更爲警切。第三段說「曲沃之禍，啓端在穆侯

命名之始，周王又從而寵秩之。」責備處窮源竟委，是從大處着筆。末段排算宕折，精采陸離，結處歸

倒「天之定分，」和起處遙遙相映。

### 齊衛鄭戰于郎（題解）

郎，是春秋時魯國的地名，在今山東魚臺縣地方。按魯桓公十年，齊衛鄭三國，共發了兵到魯國的郎地來打仗。

（附事實）魯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齊侯向鄭國去討救兵。鄭太子忽帶了兵馬去救齊。六月，大敗戎

師捉住他兩個將官，叫做大良少良和披甲的兵士三百人，把這些俘虜送上到齊國裏。這時候諸侯各派大夫到齊國去駐防，齊國把生牲去送給他，叫魯國大夫排定各國來齊駐防的這班大夫位次；因為鄭國是個伯爵，所以把他位次排在後面。鄭國公子忽，算自己有救齊的功勞，魯大夫把他位次排列在後，因此心裏發惱，所以有郕地這場戰事。

○天下之事，曰是，曰正，曰善，皆所「當爲」也；曰非，曰邪，曰惡，皆所「不當爲」也。事雖有萬不同，豈有出此兩端之外哉？

◎古今以驕矜爲通患，抑未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爲耶？則亦飢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雖舜之孝，禹之功，皋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爲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爲過人，亦惑矣！人之爲人，非聖人莫能盡；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謂過人，豈將翼而飛，鬣而馳耶？甚矣其惑也！

【解一】天下事情，稱爲是的，稱爲正的，稱爲善的，都是應該做的事情呵；稱爲不是的，稱爲不正

的。稱爲不善的，都勿是應該做的事情呵。事情雖有萬般勿同，難道有出了這兩種範圍以外的麼？

【解二】古今來把驕傲矜誇這種事情認做通常的禍患。還勿會把這道理想念到的呢？何勿回轉來看看我們自己所做的事情？果真勿應該做的呢？正是惶恐還來不及，怎敢驕傲他人？果真是應該做的呢？這也天然本分事情，正是肚子餓了要吃飯，口裏渴了要喝水的一種道理啦！怎麼可以驕傲他人？就即使有舜帝這樣的孝道，有大禹王這樣的功勞，有皋陶這樣的才謀，有后稷契這樣的忠心，有伯夷叔齊這樣的清高，有孔子孟子這樣的學問，居在萬代以上又且超然獨出的，這實在都是人們所應該做的呵。現代的人祇有了一種好處，頓時就算比人家好得多，這也太勿明白了！人們的做人道理，勿是一種人格最高的聖人，沒能夠做得完全的；如今已受了人的形體，却反要自稱爲比別人好得多，難道要生著翅膀却算做是飛鳥，生著長長的領上毛，却算做是奔跑的馬麼？很厲害的呢。他有這樣勿明白呵！

【註】兩端

兩端，是兩頭。這兩端，就是說「當爲不當爲」這兩種不同的事情（中庸）我叩其兩端而極焉。

通患

就是通常的害處。（晏子春秋）大國貪於名小國貪於實此諸侯之通患。

愧懼之不

暇

愧是惶愧，懼是恐懼。有餘閒功夫叫做暇。這句「愧懼之不暇」就是說惶恐還來不及的意思。

皋陶之謨

皋字俗亦作皋，才謀叫做謨。皋陶在虞舜時做了司法長官。（書經）皋陶汝作士。

稷契之

忠 稷契是唐虞時兩個賢臣名。稷名字叫做棄，他的母親姜嫄，是有邠氏女，為帝嚳元妃。她到野外看見大人的腳跡，心裏動了喜歡，便踏在這腳跡上面，因此懷孕，生了一個小孩子。她算這件事物吉利的，就把這小孩子丟棄在一條狹窄的巷子裏。馬

牛經過都避開勿去踏他；又把他棄在水溝的冰面上，飛鳥用翅膀去遮護他。姜嫄覺得奇怪，遂抱回來收養了他。他幼小嬉戲時，喜歡種樹和麻菽這些東西，到了成人專好農事，帝嚳舉他做了農官。天下得有稼穡之利，有功封於部，號為后稷，別姓姬氏。

就是周朝的先祖。契，姓子氏。帝嚳的次妃簡狄，是有娥氏女，牠見玄鳥墮卵，把它吞下去，便得孕，生出契來。契在唐虞時代做了司徒的官，教民有功，封於商，就是商朝的先祖。夷齊之清 伯夷叔齊兄弟二人，是

共相讓國，都逃避了去。周武王代紂時，夷齊二人拉住武王的馬韁繩，苦勸一番；在兩旁跟著的人，想要動手去打他，太公說道：「這兩個是義士呵！」叫人扶著他走了開去。到武王滅紂，得了天下，伯夷叔齊共隱居首陽山，恥食周朝的粟，採山上蕨薇充

飢，後遂餓死。冠萬世 居在上面叫做冠。冠萬世，就是列在萬世以上的意思。亦惑矣 惑，是疑惑亦惑矣，就是說他太勿明白的意思。受人之形 形是形體。受人之形，就是成了人的形體。莊

子太宗師篇：特說 鳥的翅膀叫做翼，領上的長毛叫做鬣。馳，是奔跑的意思。翼而飛，是人之形而猶喜之。翼而飛鬣而馳 說有翅膀的飛鳥，鬣而馳，是說領上生了長鬣，鬣毛能奔跑的馬。

○鄭忽救齊，雖曰有功，然救災卹鄰，亦諸侯之所當為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

室之爵祿而欲躡之，又從而加兵於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躡處大國之上，則

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吾嘗觀鄭忽始敗戎師之時，囚二帥，陳俘

馘，振旅以獻于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餼饋之際，暫為人所先，至連三國而伐之，

何其壯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其出奔，其復歸，斥其名而赴諸侯；甚而詆以狡童，曾不以君視之。受侮至此，前日之壯氣安在耶？

【解三】鄭國的公子忽去救援齊國，雖稱爲有功勞的；但是救濟災難，撫卹友邦，也是諸侯們所應該做的事情呢！若頓時洋洋自得，誇他的功勞，勿看重周朝的爵位俸祿，偏要越過了他們上面，且因此復要進兵去打魯國。唉！倘然小國有了功勞，就可以越過在大國的上頭，便弄得做臣子的有了功勞就可僭佔他的君上，做兒子的有了功勞就可驕誇他的父親了。我曾看到鄭公子忽初敗戎兵的時候，擒住他大良少良兩個將官，排列了戰時捉著的把他左耳割去的敵兵，整著軍隊把這種俘虜送到了齊國裏。那聲勢可吃得消這班諸侯，並看輕那王朝封定的這種爵位；在那生性送來的時候，暫時被他人的班次排定在前，直弄到聯合了齊衛鄭三國軍隊便一齊去打魯國，他怎麼這般勇壯呵！等他傳接了鄭國的君位，便衰微懦弱，勿能奮興起來。他曾逃到衛國去，他後又回轉鄭國來，竟指斥他的名字，並說他奔到諸侯那邊去，更加過分的又且毀辱他是個有貌無才的狡童，却不要把國君的身分看待他。他被欺侮到了這般地步，從前這天一般勇氣還在那裏呵？

【註】遽軒然自伐其功

遽，是急速的意思。軒然，就是洋洋自得的样子。自伐其功，是說自己誇他的功勞（論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躒，音獵，論越叫做躒，就是

要誇在人上的意思。

一帥 擒了來拘禁著，叫做囚。主將叫做帥。這二帥就是說大員少員兩員戎將。

陳俘馘 陳是排列著，打仗時把敵人擒捉了來，就叫是俘虜。把這俘虜割去了左耳，就叫是俘馘。詩經：在泮獻馘。左傳：鄭文夫人辛氏姜氏

勞楚于於柯澤，楚子使帥結示之俘馘。

邈視王爵

邈視就是看輕的意思。王爵是說周王所封定的爵位古時爵分五等就是公侯伯子男。

餽饋

生牲叫做餽饋，是送的意思。

三國

這三國就是齊衛鄭三個

國 就是接傳鄭國的君位。按魯桓公十一年，鄭莊公卒，祭仲欲立忽。

嗣位

又春秋公伐齊納糾註：鄭忽既受命嗣位，是以書其出也。

其出奔

奔是逃去。在傳：鄭莊公卒，祭仲立忽，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祭仲以突歸而立之，忽奔衛。

其後歸

是說鄭公子忽再回到本國來。按魯桓公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

詆以狡童

詆是辱毀的意思。狡童是說狡好的兒童，就是說他有外貌沒有內才的兒童。

詩經鄭風有狡童篇，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安在

就是何在。是問他還在那裏的呢。蘇軾赤壁賦：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蓋忽之為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大，人稍慢之，已不能平；失志則氣涸，而自視其身不勝其小，人甚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惟視外物以爲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隨物而小，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知也。一身不能自主，况欲主人之國哉？

解四 原來公子忽這個人，在稱心如願時，便志氣滿足，就自家看他身分非常把他看得大，人家略有些怠慢他，他就頓勿舒服；到了不得意時，便志氣消極，就自家看他身分非常把他看得小，人家



十分輕賤他，他反勿能計較。他心裏本來沒有什麼主意，只看著外面環境把這些做了個輕重的；跟著外面環境便滿足起來，跟著外面環境便消極下去，跟著外面環境便把身分看得大，跟著外面環境便把身分看得小，忽然驕傲，忽然沮喪，忽然勇壯，忽然怯弱，在他本人也勿能自家知道的呵。他個人身上尚且勿能夠自家主張，何況要主張大眾的國家呢？

【註】氣盈

盈，是滿的意思。氣盈，是說他志氣驕滿的意思。

涸，水乾枯叫做涸，是說他志氣消極的意思。

較，是計較，就是爭執的意思。

外物

物，是事物，外物，是說外面一切事情就是所處的環境。

乍沮

懊喪叫做沮。乍沮，是說他志氣忽然沮喪，就是志氣消極的意思。

怯，是怯弱，就是小氣餒的意思。

【評】通篇分作四段：第一段提出「當爲」「不當爲」兩層，做了通篇的總冒。第二段說出「當爲」的正義來，使勿爲外物所輕重；後用反振法，尤覺雋妙。第三段說「鄭忽小善而驕」是他平生短處。接入「何其壯也」「氣氣安在」兩層，語既透闢，筆亦迴環有致。末段說「鄭忽一身不能自立，隨物盈涸大小」前後線索一串，責備處警惕動人。

## 鄭忽辭婚〔題解〕

鄭忽就是鄭國的太子忽。辭婚，是推覆了親事，就是不願和齊國結婚的意思。

(附事實)按：魯桓公六年，齊信公要把文姜配給鄭太子忽，太子忽推覆了他。有人問他是什麼緣故。忽說道：「齊是個大國，不是我們鄭國配得上這樁親事的呵。」到後來太子忽帶了兵馬去救齊國，把北戎打退了，齊信公又要把文姜配給他做老婆。忽再四推辭了他。鄭國有個臣子名叫祭仲，他向太子忽勸告道：「你一定要討成這樁親事的。因為我鄭國這位君王，宮中寵愛的人很多，你又沒有多大幫助，恐防將來勿能夠傳接了位。那三位公子，都可以做得君王呢。」太子忽不聽祭仲的話。後來鄭莊公死了，祭仲立了太子忽，宋人哄祭仲過去，把他捉住，吩咐道：「你勿立公子突，就要把你弄死的！」祭仲只可把公子突接回鄭國，便立了他。太子忽就逃奔到衛國去了。到魯桓公十五年，鄭厲公突出奔蔡國，太子忽又回到鄭國裏來。魯桓公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死鄭昭公忽。

○爲國者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爲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不能常存，有時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以恃乎？

○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焉者：使所依者常盛常存，可矣！猶未足

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謹事之，想其心自以爲得所依矣。及阝於楚師，析骸易子；晉迫於狄，坐視而莫能救也。當時諸侯之強盛者，宜莫如晉；晉猶不可依，况其他乎？

【解一】治國家的應該叫他人來靠託我，勿應該叫我去靠託他人。我勿能把自家立定，却反要靠託他人算是借重了他，沒有勿弄得艱難地步的呵。所靠託的人勿能夠長常興盛，有時候却要衰敗的；勿能夠長常存在，有時候却要亡失的，有一天忽然失去了平時靠託的人，打算還有怎麼人可依賴的呢？

【解二】唉！這個是但論靠託的人勿能長常可靠的呀！還有一種更加格外厲害些的：倘然他所靠託的人能夠長常興盛，長常存在的，這便好了！但是還勿能依賴他呵。從前晉國稱霸時，正好做了盟主，領袖各國諸侯，宋國誠敬的奉事他，料想宋國的意思，自家算是得著靠託了。等後來被楚兵圍困著，弄得糧草斷絕，把尸骨分開來當做柴燒，把親生兒子掉換殺死了當做飯吃；那時晉國被困在北邊的外國人，只可坐著看他，却勿能夠去救助他呵。在這時候各國諸侯勢力最強大的，當然再沒有像那晉國這般兒；晉國尚且勿能靠得住，何況是別國呢？

【註】依己

依，是靠託；依己，就是靠託自己的意思。

恃

是依賴的意思。

抑有甚焉者

抑，是語助詞，含著還有兩字的意義。甚，是過，就是更加厲害的意思。抑有甚焉者，是說還有比他更加格外厲害些的。

晉方主盟諸夏

方，是止纜的意思。主盟，是做了各國盟長，就是做了諸侯的領袖。諸夏，是說中國，因為中國也稱為華夏，在古時封建時代，不止一國，所以稱中國叫做諸夏。（左傳）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

及阨於楚師析骸易子

被圍叫做阨。析骸，是把尸骨折斷，充做了柴草燃燒；易子，是把親生的兒子，兩相掉換，做了食品充飢，這都是說糧草斷絕的意思。（春秋）宣公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十五年夏。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方際）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殺之。伯宗曰：『君其待之。』乃止。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耳。抑又有甚焉者：魏孝武脅於高歡，所恃者宇文

泰耳。一旦脫身虎口，杖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於是乎？然孝武

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乃在於所依之宇文泰。以是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而

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外以為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

【解三】唉！上面這般所說的話，但論他人一方面，是勿能夠靠託的呢。還有一種更加格外厲害些

的：在南北朝時魏國有個孝武帝，被高歡威勢所逼，他所依賴的不過是一個宇文泰的呢。一天忽然

脫險，逃出老虎口裏，拿著馬鞭子進了關門，離去了可怕懼又且得著了可靠託的人，天下的快活事

情，還有再過了這樣的麼？但是魏孝武帝的禍患，勿在於所怕懼的高歡，却在於所靠託的宇文泰，把這樣論起來，不但是他人一方而勿可以靠託，那禍患實在是發生在他靠託的人呵。在外面各種事物的變化，勿能把它說得完盡；依靠外人算做他是靠穩的，這禍患難道只有一種就算了嗎？

【註】魏孝武脅於高歡

用威力逼人叫做脅。《通鑑輯覽》：梁大通四年，魏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期，而立平陽王修，自爲大丞相。永熙三年夏六月，高歡舉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以宇文泰爲大丞相。十

二月，宇文泰進毒，殺其君修，諡曰孝武。

脫身虎口

是說把身子脫離了老虎口裏，就是在難關裏逃了出來的意思。《莊子盜跖篇》：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杖策

把手拿持著叫做杖，馬鞭子叫做策。杖策就是

拿著馬鞭子的意思。《莊子》：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策杖而去之。

宇文泰

是魏孝武帝的臣子，孝武被他所弑。一端是一頭，就是一項事件。

④世皆咎鄭忽之辭婚，不能依大國以爲固，殆非也。使忽不辭，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豈有禍魯而福鄭者哉？然則忽之辭婚，固亦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其以微弱致禍，遂並以辭婚譏之，殊不知忽得之於辭婚，而失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掩，烏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

【解四】世間上都歸罪鄭太子忽推覆這件親事，是勿能靠託大國把自己立在牢穩的地位，或恐是勿是的呵。倘然忽勿推覆這件親事，那末公子彭生這樁禍事勿在魯國裏却在鄭國裏了。難道還

有禍患加到魯國，反有幸福加到鄭國的麼？照這樣說來，可見得忽這件推覆親事，原來也勿可十分說他不是呵。在後世的人，只看他爲勢力衰薄竟弄成禍患，就把推覆親事去嘲誚他，究不知忽得了國是在推覆親事，失了國是在勢力衰薄，一件是的，一件不是的，這兩件事各勿能遮飾過去，怎可把後來的不是，棄了他從前是的事情呢？

【註】咎 是咎戾，就是歸罪的意思。

依大國以爲固

這大國，就是齊國。依是靠託的意思。固是堅固，就是立在不穩的地位。

彭生之禍

彭生，就是公子彭生。齊襄公和他妹子文姜，就

是魯桓公的夫人通了姦，被桓公察破姦情，齊襄公便請桓公到來喝酒，把酒灌醉了，他用車子送回去，叫公子彭生謀害他。彭生趁著桓公醉時，就在車上把他腰脅拉斷，頓時結果了性命。後來魯國知道這件事，向襄公責問。襄公把罪名推在彭生身上，把他定罪殺死了。襄公後到貝邱山地方去打獵，忽見有一隻怪獸，蹲在他車子面前。襄公叫身邊跟著的一個寵臣，名叫孟陽，用箭去射牠。孟陽睜眼一看，原來這隻怪獸，正是公子彭生模樣，不覺驚喊起來。襄公大怒，挽弓去射牠，連射三箭不中。這隻怪獸便直立起來，把前蹄雙拱，好像人開步走路的樣式，啼聲很慘。襄公大吃一驚，從車上倒撞下來，把左足跌壞了，丟落鞋子一隻，被怪獸啣了去。到遲稱和管至父作亂圍攻襄公時，襄公躲在臥房的門背後，飢餓徧搜房中，不見影蹤，忽見戶檻下露出絲鞋一隻，便把襄公拖了出來，用刀砍死。原來這隻鞋，是前幾是嘲誚，掩是遮飾，番被怪獸啣去的。這就是彭生死後含冤報仇一段事情。言的意思，掩的意思。

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斯言也，古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以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爲子，而不能

與厲王。彼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尙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後之君子，苟不以人廢言，釋然開悟，則天下之福，無在我之外者，豈曰小補之哉？

【解五】鄭太子忽所說的話語道：「全靠自家去求到許多福氣，在我自家就是了！要靠他們大國做什麼的呢？」這幾句話語呵，是從古到今的一種真實議論呵。講到我的福氣這句話，就是把堯帝做了父親，却勿能夠把這福氣給了他的兒子丹朱；把周公做了哥哥，却勿能夠把這福氣給了他的弟弟蔡叔和管叔；把周宣王做了兒子，却勿能夠把這福氣給了他的父親厲王。照這樣看來，他們雖是大國，也有什麼益處加到我身上的呢？倘然太子忽能把這句話推廣開去，那末，書經洪範裏說的「五福」，詩經周雅裏說的「百祿」，都是我們所有的呵，還有什麼國小勢力衰弱這種可怕懼的事情呢？評論這件事情的人，不嘲諷公子忽勿能實行這句話，且反要嘲諷他這句話是說錯的，這也太不明白了！後世有明白事理的君子，倘勿爲了他的的人格就棄了他的話語，便見得天下的福氣，

沒有在我們以外的難道還說是一種細細補助的麼？

【註】篤論

篤，是厚，篤論，就是厚實真確的議論。

丹朱

人名，是堯帝的兒子。丹朱的才德，不像堯帝這般好，所以堯帝把天下讓給舜帝。（孟子）「丹朱之不肖。」（蘇洵文）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

管蔡

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都是武周王的弟弟。武王崩亡時，成王年齡還輕，管叔蔡叔在國裏散佈謠言道：「周公快要與商均。」周公為避免謠言起見，便出去住在東都那邊。後來成王把周公迎接回來，管叔蔡叔心裏害怕了，奉著紂王的兒子武庚造起反來。成王派周公去討伐他，殺了武庚，斬了管叔，把蔡叔監禁起來，亂事纔平。

周宣

周宣王名靜，是厲王的太子。有周召兩公輔佐政治，效文武成康的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道班臣子，施德教，舉遺士，海內從風。

洪範五福

洪範，是書經篇名。這篇書是箕子敘天地的大法，演陳武王的。（書經）宗周。洪範：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周雅百祿

（詩經）小雅。天保篇。百祿無不

蹈其言

踐踏叫做蹈，蹈其言，就是實行他這句話。惑，是疑惑，就是勿明白的意思。

不以人廢言

廢是捨棄了去，不以人廢言，就是勿可爲了。這個人不大好，便棄掉他的話語勿去聽他。

（論語）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小補

是說小有補助，就是沒有多大補益的意思。（孟子）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評】起處「人貴自立，」依人未有不窮，」立定通篇的主腦。次言「所依之國盛衰不可恃，」

次言「所依雖常盛之國，可常恃者仍不足恃，」次言「所依之國不但不可久恃，且又因此得禍，」

次提出「鄭忽辭婚」一事，忽不依大國，有見識亦有志氣。末責鄭忽不能實踐「在我」這兩句話，

仍然依人得禍，詞意尤爲透暢。



## ■ 詹父以王師伐虢 (題解)

詹父人名是虢國的臣子。按魯桓公十年，虢仲在周桓王面前，謗毀他大夫詹父；詹父便有話可責備他就用周王的人

馬去討伐虢國。到了夏天時，虢公便逃到虞國那邊去。

○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恃名者也。世之恃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訟，甯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世之分，亦何爲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其理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

【解】屈抑著天下的道理，把這個去伸張天下的名分，原勿是專長在依託名分的呵。世間上有種依託名分的人，都說道是：「名分可以敵得過道理，道理勿可以敵得過名分的。」逢著沒運氣却要判斷上下兩方面相爭的案件，甯可叫在下的受些抑屈，勿可叫在上的受著欺侮。因爲所屈抑的，是在個人的道理，所伸張的是萬世的名分也。怎麼有勿可以的呢？唉！名分原勿可以屈抑呵，這道理難道就可以屈抑的麼？當然人們對此多有勿舒服的呀。

【註】以信天下之分

信和伸字義同。分是名分。以伸天下之分，是說把這個去伸張天下的名分。

恃

恃是依託，就是靠仗的意思。

而聽上下交爭之訟

這聽字，是審斷的意思。上字是說君，下字是說臣。交爭，就是上下兩相爭執。打官司叫做訟，評論是非曲直，也稱爲訟。

陵就是欺侮，是多的意思。滋

是多的意思。

○虢公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王有辭，王爲之伐虢，而出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是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詹父雖直，臣也。桓王不當以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桓王則是也，其所以罪桓王，則非也。數傳而至於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襄王之意，豈非以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隨世俗之見也。

【解】虢公謗毀他的大夫詹父在周桓王跟前，詹父便有話可說，桓王替他出兵去討虢國，而且趕去那虢公，把做臣子的去趕出了君上，原有犯上欺君的罪名呀。但人們所以歸罪這件事情的，不過說是「虢公雖然道理曲了些，却是個君上呵；詹父雖然道理直了些，却是個臣子呵。周桓王勿應

該只論曲直的道理，就棄去了上下的名分呢。」他把罪歸在桓王身上，却是不錯的呵。他爲什麼把罪歸到桓王身上，却是錯的呵。過了幾代，就到了周襄王時，晉文公爲了元咺捉住那衛成公，就請周王殺死了他。襄王說道：「大概是君對臣子一方面，是沒有爭訟的道理。現在元咺雖道理直了些，勿可以聽從他呀。倘有做臣子的殺死他的君王，打算怎樣加他罪名呢？」照這般話語看來，襄王的意思，怎勿是把這個去糾正桓王的錯誤麼？所稱爲君對臣子一方面，是沒有爭訟的道理。這句話當然可把他做了萬代的教誨。講到那「元咺雖然道理直了些」這一句話，尚不免跟著現代風氣的這種見識呵。

【註】

音替，是務

逐是起了出

去的意思。夫君臣無獄

訟案叫做獄，君臣無獄，是說君上和臣子，是用不着訟事案件的。（國語）溫之會，言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

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皆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府刑。」韋註曰：庸用也。刑法也。

矯桓王之失

矯，是糾正的意思。失，是錯誤的意思。因爲周桓王替齊父去討伐，魏公並

把他趕逐出去，所以周襄王說「君臣無獄」。這句話是要糾正周桓王的錯誤呵。訓，就是隨世俗，就是跟著現代的風氣。

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

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終兄者，先有終兄之曲，不必復問其所終之由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咥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是詹父之直，因訴虢公而曲也；元咥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周公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沒齒無憾矣。

【解三】倘使像襄王這樣說法，那元咥的道理，也未始勿直；爲什麼緣故勿可以聽他的，因爲恐防亂了君臣這種名分呀。有一種叫做道理，歸有一種叫做名分，可見得道理和名分，顯然分爲兩項事。件呵。在明白事理的人，講名分一定要講到道理，講道理又一定要講到名分。名分是勿能單獨成立的，道理是勿能懸空施行的；得著的，就兩項都得著，失掉的，就兩項都失掉。難道有已經違犯了名分，却勿違犯了道理的麼？做兒子的給他父親做了見證呢，他先犯有見證父親的一種短處，不必再問他這種做見證的事情呵；做弟弟的把他哥哥手臂扭轉去呢，他先有扭轉哥哥手臂的一種短處，不

必再問他這種扭轉手臂的原因呵；做臣子的把他君王過失告發了人呢，他先有告訴君王過失的一種短處，不必再問他這種告訴君王的話語呵。在詹父元咺還勿曾告發君王的時候，他的道理，原來可算是直的；已經開過了告發君王的口，就已蹈入在滿天的罪惡當中了。原來詹父的道理本是直的，因為告發了虢公反變爲曲呵；元咺的道理本是直的，因為告發衛侯反變爲曲呵。周朝的桓王襄王，倘把這樣正定他們的罪；那末詹父元咺這兩人呢，定能明白諒解，心裏覺著關於告發這種道理的短處，到了終身時也沒有遺恨的了。

【註】判然二物

這物字，是說事物。判然二物，就是明明分開爲兩項事件。

子證父

證，是見證。告發並證實罪案，叫做證。子證父，是說做兒子的去證明他父親犯罪的案件。（論語）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紆兄

紆是戾，就是扭轉去的意思。孟（子）紆兄之臂而奪之食。

滔天之惡

是說翻天大躍的意思。（釋）象恭滔天。

釋然內省

釋然，是明白了解的意思。內省，就是自己向心裏審察的

意思。（論語）君子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沒齒無憾

就是終身沒有遺恨的意思。（論語）沒齒無怨言。

④又推而上之，則知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桓王昧之而不知，襄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

終離而不可復合也。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解四】再推開去進了一層說，便知道在君臣的當中，本不是計論道理曲直的地方。做臣子的道理雖直，他怎敢自稱爲直，把這個道理加在我君王身上麼？清早進去朝見，到晚時退了出來，心裏懷著怕怕懼懼戒謹的樣子，對上面不知道君王的理曲，對下面不知道我自己的理直，所知道的只盡了我做臣子的道理就是了，那裏還有冒犯君上的一種爭端呢？可惜那桓王不明白這些却不懂得，襄王雖懂得這些却又勿能詳盡的這項名分和道理，爲了這緣故終弄得兩相分隔開去，却勿能再歸併攏來呵。後世治理國家的人，若勿是把名分和道理合併爲一，也怎能刻洗盡那冒犯君王的風氣，且反轉到古時的呢？

【註】較 較是較量，就是計論比爭的意思。

蚤朝晏退

蚤和早字同。時已晚叫做蚤。蚤朝晏退，是說清早進去上朝，到晚時纔退了下來。（呂氏春秋）湯於是早朝晏起，問疾弔喪，和鍾撫百姓。

戰戰兢兢

兢兢，是恐懼的意思。兢兢，是戒謹的意思。就是說小心謹慎。（詩經）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犯上之釁

犯上，是說冒犯了上君。塗隤隙叫做釁，所以起因的爭端，亦稱爲釁。（說語）其爲人也多弟，而好犯上者鮮

矣。昧 是昏昧，就是勿明白的意思。

洗 是洗清，就是除去的意思。

【評】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立了通篇議論的主腦，犯分即是犯理，斷定千古無數疑案；純儒學識，卓有見地。若斥爲專制時代，神聖不可侵犯，便失春秋「大一統」之義。古今政體不同，似應作爲別論！

## □ 虞叔伐虞公（題解）

虞叔是虞公的弟弟。按魯桓公十年，虞又發兵去攻打他哥哥虞公。原來虞叔有一塊玉，虞公要討取它，虞叔不肯送給他。虞叔不久便懊悔起來，說道：「周朝人有句俗話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怎麼要用著這塊玉，把這東西去買些禍患來呢？就把這塊玉送給了他。虞公既得著玉，又要討他一口寶劍。虞叔道：『這正是心意沒有滿足呵！既沒有滿足，就快要來害傷我了。』因此就去攻打虞公。虞公被他打敗，便逃出去到那共池的地方。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吝，非二法也。名雖不一，而同出於嗜貨焉。

○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卽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卽虞公求劍之心，亦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責，此其

所以釀莫大之釁也。然則如之何？曰：『不過以貪治貪，以吝治吝而已。』

【解一】虞公因爲貪心失掉了國家，虞叔因爲鄙惜趕去了君王，貪心和鄙惜原勿是兩種正當法子呵。名目雖勿是一樣的，但大家都是同在喜好寶物的呢。

【解二】倘然虞公想到我自己求討寶劍的一種意思就是虞叔要保存寶劍的意思。一定就勿弄到起著貪心了；倘然虞叔想到我自己保存寶劍的意思，就是虞公求討寶劍的意思也。一定勿弄到生著鄙惜了。正惟他不能兩下共相體諒，却反要兩下共相詰難，這樣的他們所以養成了很大的爭端呵！那末有怎樣辦法呢？我說道：『也不過把貪心去對付貪心，把鄙惜去對付鄙惜就是了。』

【註】吝，吝是吝嗇，就是推己及人叫做恕，己所不欲，鄙惜的意。恕，勿施於人，就是體諒的意思。釀莫大之釁，凡事變由養而積成的叫做釀，爭端叫做釁，莫大之是，說釁養成了很大的爭端，就是說伐

虞逐君  
這件事

③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廢；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苟本無耶？安從而有苟本有耶？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無，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旦渙然冰釋，則曰「貪」曰「吝」孰非至理哉？



④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念加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加於事之惡的，則名惡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

【解三】在極端道理的當中，沒有一種物件把他可廢得掉；在人心的當中，沒有一種念頭把他可除了去。貪心和鄙惜這兩種念頭，倘使原來是沒有的呢？還從那裏有了的？倘使原來是有的呢？怎能夠是沒有的。可見行貪心和鄙吝心原勿可勉強弄得他沒有的，也勿必弄得他沒有的呵。我心裏有一天明白了解，好像冰塊化散開來的樣子，那未叫做貪心叫做鄙惜的，有那一種勿是極端道理呢？

【解四】原來事情是有好和歹兩種分別，但念頭却没有好歹的。這念頭用在事情上一種好的，便叫做好念頭；用在事情上一種歹的，便叫做歹念頭。所說念頭這樣東西，本來是沒有二種的呵。

【註】至理，就是極端的道理。  
渙然冰釋，是說心裏恍然了解，好比結成的冰塊，頓時化散開來的樣子。

⑤世所以指虞公爲「貪」者，以求財不厭耳！苟用是念以求道，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賢而不已，必求爲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異？世所以指虞叔爲「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

奪。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異？向之惡，今之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曷嘗有二念哉？

【解五】世間上所以認定虞公算是貪心的人，因為他圖謀財物沒有心意滿足的呢！倘使用這種念頭去求道理：能夠自家站得穩，他還勿肯罷休，一定要求到隨機應變的這種權宜；能夠都能都好，他還勿肯罷休，一定要求到人格最高的這種聖人。這般的就和孔夫子「學而不厭」這句話，有什麼不同的呢？世間上所以認定虞叔算是鄙惜的人，因為他保存財物想要勿把它棄掉的呢！倘使用這種念頭去守著道理：和他存在便一齊存在，各種嗜好東西都勿能移動他；和他傷亡便一齊傷亡，任何勢力都勿能夠奪去他。這般的就和顏淵「服膺弗失」這種功夫，有什麼不同的呢？從前的歹處現在的好處，但為那事實上只換個名稱就是了！何曾有兩種念頭的呢？

【註】指 指是指明，用手點定叫做指，就是認定他的意思。

立而不已必求與權

立是自立，就是把自己的立場站得穩定的意思。權是權宜，做事不拘守常經，祇求適合機宜的，這就叫做經，就是

隨機應變的意思。因為自立非易，通權更難，所以說他能夠自立還勿肯罷休，一定要求到這種隨機應變能通權的高尚程度。（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

學而不厭

不厭，就是勿自算為滿足的意。厭（論語）學而不厭，誨人不

倦，何有於我哉？

顏子服膺弗失

胸膛叫做膺，服膺弗失，是說牢記在心胸裏，弗肯失掉他的意。思（中庸）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評】首段從正面寫起，「食」「吝」同出嗜貨，正似老吏斷獄一般！次段用「求」「守」兩字，逼出「以貪治貪，以吝治吝」，意殊新穎。第三段提出「至理」兩字來，輕描淡寫，是善用騰挪法。第四段用「善惡」兩字，抑揚吞吐，語有含蓄。末段點出通篇主意來，「以貪求道，以吝求道」，議論新奇，非尋常作家所能及，並把孔子「學而不厭」顏子「服膺弗失」兩件事做了個引證，從大處落墨，正是名家作品。

## □ 楚莫敖屈瑕 [題解]

屈瑕是人名，莫敖是春秋時楚國的官名，職位比令尹低一級。這篇文章，是論楚國裏做莫敖官職的，名叫屈瑕這個人。詳細事實附後。

（附事實）魯桓公十一年，楚國有個屈瑕，打算和貳軫兩國訂個盟約。鄖國人馬屯紮在蒲騷地方，將和隨絞州蓼四個小國，共同發兵去攻打楚軍。有一位做莫敖官，名叫屈瑕的，就愁這件事。有個楚大夫鬬廉對屈瑕說道：『鄖國人馬，駐紮在那邊城外，他一定勿防備，且又天天想料四國的軍隊到來呵。請你駐兵在我國的城外郢地，用這樣的去抵抗隨絞州蓼四國的兵。我用精兵到夜裏去打鄖人，鄖人有一種想料外兵到來的意思，且靠仗他近處有城池，沒有打仗的心意了。如果打了鄖人，這四個小國一定要解散的！』這位做莫敖官的說道：『何勿請我國王多發些兵馬來？』

「鬬廉答道：『出兵打仗，全靠同心協力，不靠兵馬多。從前商朝紂王和周武王打仗，你是聽聞這件事情呵。如今我們軍隊已經出發，還要去請什麼兵呢？那莫敖官又道：『請占一個卦吧！』鬬廉答道：『占卦是用這個來決斷疑事的，現在沒有什麼疑難事情，怎麼用著占卦呢？』莫敖聽從他這般話，就在蒲騷地方把鄆兵打敗了。到了桓公十二年，楚國去打絞人。屈瑕說道：『絞是小國，又且輕忽，輕忽就缺少計謀的。我們請無須用軍隊保護斫柴的人，把這樣去哄誘他。』照著這計策，果然把絞人打得大敗。魯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進見楚君道：『一定要多添些兵馬去。』楚君進去告知夫人鄧曼，鄧曼道：『莫敖把蒲騷這場戰事，弄得習慣勿以為意，他恐要隨著自己的主張做去呵！』果然屈瑕看輕羅是小國，兵渡鄆水時，行伍勿曾整齊，又勿設著防備。羅和盧戎兩下來攻起來，大敗楚兵，屈瑕就弔死在荒谷裏面。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沼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椎鼓

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浴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逐澎湃，奔鯨駭虯；乃徬徨四顧，膽落神泣，墮槳失柁，身膏魚鼈之腹，爲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

【解】楚國人有練習那行船事情的，在起初時進退快慢，專聽那船主的指揮；張掛了風篷，敲動了船槳，把這船駛行得快，好像雲飛了去，鳥落下來的樣子，一呼吸功夫，便行過千里路程。從此用一種小小手段試驗起來，在那水面有草木的高堆地方，平平的波瀾，淺淺的一種在沙上急流的水勢，那水面上的風波，勿曾發作，把這船駛行過去所到的地方，沒有勿稱合他心裏的意思。那知道這件事情正好是碰著一種自然造化，他就算做完全練成行船的法子了！連忙辭去了船主，很驕傲的自家得意欣欣，算是有了本領的。把曲池這般兒窄，看得深大的北海和東海；把杯子這般兒小，看待那寬闊的江湖。敲動了鼓，一直駛行進去，立即衝犯了大大的危險；有包含天空，沖盪太陽的這種大浪；有推動高山，傾瀉大海的這種大風潮；奔騰衝撞和激盪的聲音急趕著很大的鯨魚，並驚動了無角的虯龍。因此弄得心神不安，向四面張望著，膽子嚇得丟下來，神氣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落下了

槳，失掉了舵，把身體供他魚鱉的肚子裏，這樣的在水裏送了性命，可給世間上做了個大大的做戒！照這般看來，那末弄得今天這樣危險的，可不是前天這個是造化的麼？倘然在他自家試驗的時候，已經碰到風浪波濤這種變患，那末差不多曉得些難處就要懊悔起來，一生也勿敢再談起行船打槳上這種事情，可見得後來屈瑕喪身的禍事，（魯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他因為蒲騷這場戰事勿曾去添兵，却把鄖人打败了；所以此番他也勿去添加兵隊，致被羅兵和盧戎兩下來攻，楚兵大敗，屈瑕就在荒谷裏弔死了。這就叫是屈瑕之禍。）正是勿造化的，好比這件行船覆沒的事情一般。

【註】習操舟

習，是練習。操舟，就是行船。

折旋疾徐

折旋，是說迴轉進退疾是快速，徐是慢緩（禮記）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舟師

是舵工。

開帆擊楫

風篷叫做帆，楫就是

槳，開帆擊楫，是說張開了風篷，敲動了槳，就是行船的意思。

一息千里

一呼一吸叫做息，一息千里，是說一呼吸中，便可行駛千里路程，還是形容行船很快的意思（淮南子）夫華鬪綠耳，一日而至千里。

洲渚

水中有個高起的土堆，上面有草木的，這就叫是洲渚。大為洲，小為渚。

平瀾淺瀨

瀾是波瀾。水流沙上叫做瀨，又水勢湍急的，也稱爲瀨。平瀾淺瀨，是說平平的波瀾淺淺的流瀨。

沼視溟渤

曲池叫做沼。溟渤

都是海名，北海叫做溟海，東海叫做渤海。沼視溟渤，是說溟渤這樣大的海，把他看做小小的曲池一般。

吞天浴日

吞是併包的意思。洗是沖盪的意思。吞天浴日，是說水勢浩大得很，正有併吞天空，沖盪太陽的樣子（陶宏景水

仙賦）窮髮送鵬，咸池浴日。

轟逐澎湃

是說水湧聲喧，奔騰激盪的意思。

奔鯨駭蚪

鯨是一種海獸，居在海洋裏，外形好像魚一般樣子，其實是獸類，大的長有六七丈，頭扁平闊大，皮滑平且厚，尾扁平，前

肢全成鰭狀，無後肢，鼻孔生在頂上，常浮出水面，呼出空氣，遠望好像噴霧一般。蚪，一種無角的龍駝，是驚駝、奔鯨、駝蚪，都是說水勢猛急浩大的意思。陶潛詩：逸蚪遊雲，奔鯨駝流。

○當屈瑕與鄖師相距於蒲騷，自知將略非長，委計鬬廉。教以次鄖禦四邑者，

鬬廉也。教以銳師宵加于鄖者，鬬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卜者，又鬬廉也。無

小無大，惟鬬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算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籬答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債身蹶，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

【解二】在屈瑕和鄖兵兩相對敵在蒲騷地方，他自家知道用兵的計策不大擅長，便把軍事計劃託付了鬬廉。告知他把軍隊駐紮在城外郢地，用這樣去抵擋隨、絞、州、蓼四國兵馬的，是鬬廉阿；告知

他用精兵在夜裏去打鄒廉的，也是鄒廉呵！告知他兵馬不靠在多數，沒有疑惑不決的事情，怎麼要用著占卦的話，又是鄒廉呵！勿論小事，勿論大事，只有鄒廉的計劃依著他做去，就弄成了這場功勞；這樣的怎麼勿是像那練習行船的人，在當初只是專聽船主的指導麼？屈瑕單見到用這種意外出奇的功勞，却想要私自做照他的法子呀；那攻打絞人這一場戰爭，就是他親身試驗在水面上洲渚的時候呵。幸虧絞人偶然落在他的計謀裏，他就心意滿足，神氣活現，自稱爲所用計謀沒有失算的；大都天下這班講談軍事的人，沒有超過我的上面了。那邊小小的羅國人，正待折了杖去撻打他的呢！壞了規，毀了矩，隨自家意思一直向前做去；禍患在在在料不到的，弄得兵敗身亡；他得了這種禍患，原來和行船的事情，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註】相距** 距和拒字通，相距是說兩軍抗拒互相對敵的意思。**委計** 託付叫做委，委計就是把軍事計劃託付了他。**次郢禦四邑** 郢，是楚國的地名。次郢是把兵隊駐紮在郢地那邊。禦四邑就是抵

敵那隨絞州 四個小國。**銳師** 就是精練的兵。**竊效** 竊是私的意思。竊效是說私自做照他的法子。**算無遺策** 計劃叫做算，算無遺策是說用計謀處沒有失著的意思。（淮南子）不用適然之術而行自然之

道，故萬舉之而無遺策。**無出我之右** 右是右首。古人尚右，所以右首爲上。無出我之右，是說再沒有人超出我的上面。（史記田叔傳）上召與語無能出其右者。**折箠答之** 馬鞭子叫做箠，刑杖也稱

爲箠，打擊叫做答。「折箠答之」是說折著杖去打他的意思。（南史侯景傳）景反於豫州，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箠答之。」**不圖** 就是意想所不料的意思。（論語）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軍債身蹶**



壞事叫做債，顛仆叫做蹶。「軍債身蹶」就是說兵敗身亡的意思。

③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爲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尙未敢自信也。苟受挫於絞人，必思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戲矣。彼旣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以爲「蒲騷之勝，昔日鬬廉之謀；今採樵誘敵之策，豈亦鬬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

【解三】楚夫人鄧曼推求他這件禍事起頭，要歸在蒲騷這場戰爭；但在找論來，算做是弄成屈瑕這場禍事的，是在攻打絞國時，並勿在蒲騷地方打敗鄧人時，在他去打絞國的起初時候，屈瑕雖然想要自家用著自家的計劃，還勿敢自家相信自己呵。倘使吃了敗仗在絞人手裏，他一定要想到從前是用人家的話就打了贏仗，現在因爲自家用的計劃就打了敗仗，將更加考究他設計還有勿周到的地方，勿敢把兵事當做兒戲的呢。奈他已經看得這計劃有了效力，便忘掉自己的微幸，反矜誇

自己的本領；他心裏對著口裏說，算做是『蒲騷地方打了這場贏仗，是前天用鬬廉的計劃；現在用這條砍柴草哄敵兵的計謀，難道也是鬬廉教告我的麼？』這樣子的所以切實打定他自家用著自家的一種心意，並且催逼他到了荒谷那邊去上弔的呵。可見得屈瑕的生命死和活，在於打絞人時候這場輸贏上的關係；既驕滿他在前，却又沒落他在後，豈勿是天意想要弄死了他麼？

【註】鄧曼

是楚君的夫人，因為她是鄧國曼姓的女，所以稱她爲鄧曼。

受挫

被人打敗，叫做受挫。

驗

驗是鑽驗，就是有效力的意思。

採樵誘敵

採樵就是砍取柴草，註見上題解。

趣

是催

促的  
意思 陷 是沒落坑害的意思

④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其辭至兢兢也。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嚮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小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

【解四】苻堅在治理前秦時，一稱是王猛，二又稱是王猛；王猛到了死的時候，苻堅下了一道諭旨，

因爲「剛初喪亡了這位丞相，特建設一座樓觀，在這觀裏審判官司案件。」這諭旨裏的話語，很覺得

小心戒慎的呢。隨後接連便得張掖西域的戰事勝利消息一齊到來。苻堅的心意方纔放肆起來，說是天下的事情，不過只是這樣吧！王猛雖已經死了，我難道勿能夠專自處理麼？竟自家信用自家，就弄到淝水那邊大吃敗仗的這場倒霉事情，倘然王猛死了後，他在打仗上銳氣稍爲有些失敗，當一定勿敢頓時看輕天下了；可見得苻堅爲了這樣的傷亡國家，就是屈瑕爲了這樣的傷亡了兵馬呵。

### 【註】苻堅之治秦

苻堅是晉時前秦的國王。前秦自從苻洪僭稱王號，到苻健始稱帝，子苻生傳接了位，性凶暴，被他從弟苻堅弑死自立。堅信任王猛，國政修明，又滅了前燕，取了仇池，陷了晉朝的漢中地方，取了成都，破

了前涼，定了代地，是晉時五胡中最強盛的國家。

### 下詔兩句

君王所頒的諭旨做詔，下詔就是把諭旨頒發下來的意思。通鑑輯覽：晉武帝甯康三年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秦王堅詔曰：『新失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

可證「聽訟觀」五月一聽以求民隱。

### 兢兢

是小心戒慎的意思。詩經：戰戰兢兢。

### 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

足跟叫做踵，繼踵是說隨後接連跟隨著。張掖西域都是

地名，軍事勝利叫做捷。交至是說一齊到來的意思。通鑑輯覽：晉武帝太元元年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張天錫降。七年，秦遣將軍呂光將兵擊西域焉耆諸國皆降。

### 淝水之辱

淝亦作肥，水名，源出今安徽合肥縣紫蓬山。北

流二十里，分爲二：一向西北流至壽州入淮；一向東流入巢湖。通鑑輯覽：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秦王苻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於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辱是恥辱，

就是倒霉的事情；因爲秦兵在淝水地方打得大敗而回，所以稱爲恥辱。其鋒，鋒是鋒頭，這其鋒兩字是說用兵的銳氣。

## ⑤ 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

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爲常，是禍之源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爲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豈不甚可畏耶？

【解五】自從做帝王的一直到了百姓爲止，能夠捨去那教師的一種嚴緊訓誨，且急速要獨自幹著他的心意；逢著事情容易的勿算得爲歡喜，逢著事情困難的勿算得爲憂愁。原來起初逢著的事情是容易，就把容易當做了常事，這便是禍患的根源呵；起初逢著的事情是困難，就把困難做做了常事，這便是福氣的根基呵。世界上原有爲了一次贏仗反致牽害一國，爲了一種才幹反致誤壞一身的，怎勿很爲可怕的呢？

【註】庶人

是說平民，就是衆百姓。

福之基也

基，就是根基。（國語）大德福之基也。

累

是連累，就是牽害的意思。

【評】通篇共分爲五段：首段把「操舟」做個比喻，把自用的害處，寫得親切入情。文勢如波瀾層疊，閱之令人驚心動魄。次段根據事實，從正面發揮；蒲騷一役，實爲自用招禍的開始原因。「舟師是聽，」一試於洲渚，」一與操舟無異。」回顧前段喻意處，筆意何等靈活！第三段，敘明「瑕自用，在校不在蒲騷。」尤爲透切確當。第四段把「苻堅做了個引證，」正絕對一個榜樣，是借賓襯主法。末段信筆寫來，頭頭是道。事無大小，自用必敗；自天子至庶人，自用未有不敗。所見甚大，真能暢所欲言。

##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題解】

祭仲雍糾這兩人，都是鄭厲公的臣子。雍糾就是祭仲的女婿。子南就是公子追舒，是楚國的令尹。這一

個題目，却把兩件事情，相提並論；就是論鄭國的祭仲，殺了他女婿雍糾；楚康王殺了他臣子令

尹子南。

（附事實）魯桓公十五年，祭仲專掌政權，鄭厲公就憂這件事，差了祭仲的女婿名叫雍糾的去殺了他。打算在城外設宴，請祭仲到來，結果他的性命。祭仲的女兒雍姬知道這消息，便告訴他母親道：『父親和丈夫是誰親愛？』她母親說道：『人們都可以配做丈夫的呵；父親是單有一個吧！怎可比較得來呢？』一面就告訴祭仲道：『雍糾不請你到他自己家裏去，却打算在城外設宴請你，我很爲疑心他！因此把這件事告訴了你。』祭仲就去殺了雍糾，把他尸首放在周氏的池邊示衆。鄭厲公把車子載了雍糾的尸首，同奔到別國去，並說道：『他把機密漏洩在女人那邊，應該是要送命的呵。』魯襄公二十二年，楚國有做臣子叫做觀起，令尹子南頗寵愛他；他勿曾添加俸祿，却有幾十乘的馬匹，楚國的人都怕害他的；楚康王打算去討伐了他。子南有個兒子名叫棄疾，做了楚王駕車的人，王屢常看見他，總要對著他哭。棄疾問道：『你做君王的對著我臣子已哭過三次

了！請問有那個人敢得罪王呢？」楚王道：「這位做令尹的不稱職，你該知道的呵，國人打算殺戮他呢。你父親若被殺戮，你能夠住在這裏奉事我麼？」棄疾答道：「父親被殺，做兒子的若留在這裏，你做君王的怎麼還要用他呢？倘洩漏君王的命令，加重父親的罪名，我做臣子的也勿敢幹這種事情。」楚康王就在朝廷上殺了子南，把車子分裂觀起的尸體，號令示衆在四面邊界上。子南有個家臣對棄疾說：「請向朝廷上搬取子南的尸首。」過了三天，棄疾去請尸，楚王便答允了他。到後來已經安葬好了，他手下這班人問道：「可走了麼？」棄疾答道：「我與聞殺父這件事，我若走了去，打算走到那一國去呢？」這班人又問道：「那末，打算奉事楚王麼？」棄疾說道：「捨棄了父親，又去奉事那殺父的仇人，我也不忍做這件事呵！」因此就用繩子套在頭頸上，把自家吊死了。」

○雍糾將殺祭仲而謀於其女，楚子將殺子南而告於其子。爲其女，爲其子者，將若之何？父也，君也，夫也，鼎立爲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之也。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而君子所當先講乎？

【解】雍糾打算去殺祭仲，却和祭仲的女兒商量這件事；楚王打算去殺子南，却向子南的兒子說及這件事。做了他的女兒，做了他的兒子呢，打算怎樣辦法？父親呵，君王呵，丈夫呵，好比三隻脚的鼎，把這項分做了三種主要倫常；那世間上沒能夠把他任意輕重的呵。要保全那邊就傷害了這裏，要保全這裏就傷害了那邊，怎麼勿是天下所最難措置的事情，且爲明白道理的君子，應該先加討論的麼？

【註】鼎立爲三綱

鼎，是用金屬鑄成的，下面有三隻脚，形式和大香爐相似。凡局勢或事物分爲三大部份的，就稱爲鼎立。或稱鼎足鼎峙。綱是綱常。三綱，是說關於倫常上的三項大綱。（論語馬翻註）三綱者：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全難處

這處字，是說處理事件；至難處，就是最難處置的意思。

子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是理，無是事則無是理。若雍糾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望者意消；雖欲微詆其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閭之相毀譽者，遇其所厚在席，必爲之止；父子夫婦間，豈朋友比哉？』

【解二】我說道：「這也不必討論他呵！有了這種事情便有了這種道理，沒有這種事情便沒有這種道理的。像雍糾棄疾這種事情，做君子人的是一定碰勿到的呵，要攻打人國勿去問著仁厚的人；對著孝子面前却公然說是快要殺了他的父親，是世間上所沒有的呵，做仁厚君子的人一種很親愛和柔順的形貌，人家看見他的把意氣也都消去了；就即使要略為毀辱他父母，尚且羞羞澀澀的却勿能向嘴裏說了出來，何況說是要殺了他的父母麼？我聽聞做君子的只有死在父母的禍難呢，沒有聽聞人家敢把殺他父母的計謀，告訴了君子呵。在鄉鄰裏面有兩下謗誹的，碰著他交情深厚的人同在座上，一定就把這謗誹話語停歇了；那父亲和夫妻裏面，難道是朋友可比得上的麼？」

【註】伐國不問仁人 伐國，就是發兵去攻打他國。（漢書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深愛婉

容 婉是和婉。婉容，就是和順的形容。（禮記）孝子之有深者愛，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微詆其親 微，是輕細。詆，是毀辱。微詆其親，是說略為稍有毀辱他父母的意思。 忸怩 是羞慚的

意思。（尚書五子之） 是况且 矧 是况且 里閭 里門叫做閭。里閭，就是鄉黨。

○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憚而告之，固可占之二人之為人矣。平居暇日，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夫，不告者殺父，左右皆



坑谷也。果居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者則必非君子，兩者烏可並立耶？吾之所憂者，不能造君子之域耳！未有既爲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

④今緩於爲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消此變而欲當此變，抑未矣！故曰：「雍糾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解三】雍糾不把雍姬算做可避忌的人，反和她商量要救她父親這件事；楚康王不把棄疾算做可畏憚的人，反向他通知要殺他父親這件事；原可以判定這兩位做人的人格了。在素常空閒時候，一種真實勿能夠感動了人；如今災難已弄到這地步，通知了他，便要殺害丈夫，不通知他便要殺害父親，兩方面都是很險很難的地位呵。如果真是君子，就一定勿致於聽聞這種話語；如果聽聞這種話語的就一定勿是君子了。這兩項事情，怎可以齊並立呢？我們心裏所耽愁的，是勿能夠到了君子的程度啦！勿曾有已經做到了君子，却又逢著這種變故的呵。

【解四】如今慢些說君子，且先快些談論這兩人的得失地方。他勿要消除這種變故，却反要當受這種變故，也是落後的了！我所以說是「雍糾棄疾這種事情，勿是做君子的所應該談論的呵。」

【註】

憚

是忌憚，就是怕慮避忌的意思。

占 占是占下，就是決斷的意思。

平居暇日

平居，是說素常時候。暇日是說空閒時候。

左右皆坑谷

左右，是說身邊兩旁。坑應作阨字，把土掘

成深深的坎叫做坑谷，是山裏深深的穴。左右皆坑谷，是說進退兩難，好比身旁兩面都是大坑深谷一般。

末 是末後，就是不從根本上做的事情。

【評】首段起處，先點題，後發論，直起反結，筆法靈活。次段用「不必講」三字，逼出「不必遇」三字來，是從高一層立論；一噴一醒，文勢開拓。第三段申明「君子必不遇此變」，責備雍糾棄疾處，即可「占二人之爲人。」是全篇的關鍵。末段「不欲消變而欲當變」，是貶詞，亦是惜詞，收處回應首段，文法尤爲完密。

### 盜殺伋壽〔題解〕

伋壽，是兩個人名，都是衛宣公的兒子。當初，衛宣公和他庶母夷姜通姦，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急子，把他託付了右公子；替急子在齊國討了一位

老婆，容貌生得很好，宣公便把急子的老婆，做了自家老婆，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字叫做壽，一個名字叫做朔，把壽託付了左公子。那夷姜因爲失了寵，便自家弔死了。宣姜和公子朔挑撥急子的是非，宣公便差急子到齊國去，一面派個暴徒在莘的地方等候著，打算殺死了他。壽子把這消息告訴了急子，叫他逃奔到別處去。急子不肯，他說道：「背棄了父親的命令，還要做什麼兒子呢？世間上或者是一種沒有父親的國家，纔可以去呵。」等到急子將要動身時，壽子請他

喝酒，一面在車子上張掛急子出使的旗號，先向前走去，暴徒就殺了壽子。急子隨後走到這地方，便對暴徒說道：『君王差你來，是單要殺我的呵。這壽子有什麼罪，請你殺了我吧！』那暴徒又把急子殺了。所以左右二公子都怨恨衛惠公。（惠公就是公子朔，是宣公和宣姜生的兒子。）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共立公子黔牟，惠公奔衛。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爲祥，而景星、彗、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爲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是以王季文王，迭出於古公之裔；武庚祿父，實育於商紂之門，亦各從其類也。

【解一】和善的氣可弄成了祥瑞，乖戾的氣可弄成了怪異，這兩種的氣共相感召，好比是敲鼓一般，有響必應的呵。物類的祥瑞勿及人類的祥瑞，所以國家把賢人聖人的出來算是祥瑞，那些德星、彩雲和神爵、甘露這幾種的祥瑞還列在低一等的；物類的怪異勿及人類的怪異，所以國家把姦邪、諂媚這班人出來算是怪異，那些彗星、孛星、飛流出來，和龜孽、牛禍這幾種的怪異，還列在低一等的。

爲此周朝的祖上王季和文王接連出在古公的世系；殷朝的子孫武庚和祿父，確實是生在商紂的門下；這也是各跟著他一種同類的氣脈呵。

【註】乖氣致異

不正的戾氣，叫做乖氣。致異，就是弄成了災難怪異這種事情。（漢書劉向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桴鼓

擊鼓的杖叫做桴，桴鼓，是說用杖敲動了鼓。（漢書李尋傳）順之以善政，則和氣

可以立致，猶桴鼓相應也。

景星喬雲

（史記）：「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孫氏瑞應圖）：「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見。」喬雲，是一種三色的彩雲，五色的叫做慶雲，三色的叫做慶雲。（西京雜記）：「雲外赤，雜記：『雲外赤，內青，謂之喬雲。』」

神爵

爵，古雀字。（漢書）：「神爵集雍。」一註：「大如鸚鵡，黃喉，白頸，黑背，腹斑。」（又宣帝紀）：「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年也。』」

甘露

就是含有甜味的露水。（漢書五行志）：「甘露，漢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

彗孛飛流

彗星尾長，形狀似帚，俗稱爲掃帚星。孛，也和彗星相似。這兩種星都是妖星，主天下禍亂。（漢書天文志）：「彗孛飛流，日月薄蝕。」

龜孽

妖異叫做孽。（漢書五行志）：「龜孽，妖異，不恭時則有龜孽。」

牛禍

（書經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時則有脂夜之妖，華孽牛禍。」

王季文王

王季就是季有，歷聖德，是文王的父親。（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姜太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後」

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

武庚祿父

（史記）：「封商紂子祿父，武王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度、相祿父治殷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與師東伐，誅管蔡，殺武庚。」

○衛宣公之無禮，昏縱悖亂，腥聞於天。乖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爲凶爲逆，爲奸

爲惡；而伋壽二子並生其家。然則天理有時而舛乎？曰：『是所以爲天理也！』世

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彼衛公之家，三綱壞矣，五典隳矣，凡生民之常

性，皆剝喪而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污之地焉。是知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自幼而長，所見聞者何事？而介然自守，習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彰此理之未嘗亡也。

【解二】衛宣公這樣的沒有道禮，昏淫放肆，背理亂倫穢臭的氣味，一直衝到了天空裏。這種不正的氣所感召到來的，應該他得了個凶暴，得了個忤逆，得了個奸詐，得了個悍惡的這種兒子；但伋壽這兩個兒子，却一齊生在他的家裏。那末，天理也有時候却反有錯誤的麼？我說是：『這般的，正叫做天理呵！』世間上都把類人的私慾消滅了天理，但天理是勿能消滅他的。那衛宣公的家庭裏，把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種綱常，已經傷壞了；把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五種要典，已經棄失了；大概人類的這種通常本性，都剝削喪盡，却一些也沒有留存的了！但伋壽兩子這樣有人格的好人，忽然生在最醜惡最污穢的地方呢；這便知道上帝把善性賜給下來，雖在昏淫放肆，背理亂倫的當中，也未始勿存在的呵。那伋壽二子從少小到了長大時，他平時所看見聽聞的是什麼事情？却能堅確地自家守著，慣常了勿能夠再改遷，難道是得在人的方面麼？這正是上天把這伋壽兩子，表明這天理却還勿會喪失了呵。

【註】腥聞於天

腥是說惡濁污穢的氣味。《書經酒誥》腥聞在上。

舛是錯誤的意思。

二綱

就是倫理上三種重要的綱常。《馬融論語》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典

《書經》

「慎微五典」五典就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醜是醜惡就是穢陋的意思。

上帝之降衷

是說在天的上帝把善性賜給這班百姓們。《書經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

介然

就是堅確

不移的彰顯著叫做彰就是意思。彰分明表示的意思。

嗚呼！天理固然矣。在宣公之無道，天反以賢子孫遺之，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自淫朋惡黨視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譖交作，致二子之死，又致惠公之逐，又致黔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其為變孰大焉！吾是以知天道之不可誣，乖氣之果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變而為異。使宣公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宮闈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物皆消；固可以移匏葉桑中之詩，而為漢廣行露之章矣！此豈宣公之所及哉？

【解三】唉！天理原來是這般的呵！在宣公這樣沒有道理上天反把好子孫送給他，難道也有乖戾不正的氣，或者反弄成吉利事情的麼？我說道：這伋壽兩個兒子的好處，在君子一方面，却把他稱做吉利事情；但在衛國一方面，却把他稱做怪異的事情呵！他們用著這種邪事，我們用著這種正直事情；他們用這種污穢事情，我們用這種清潔事情。在這班不正朋友和惡劣黨羽看著他，怎麼勿是像妖怪一般的呢？謗毀和誣構的話，一齊造了出來，弄得伋壽兩子因此傷了性命，又弄得衛惠公因此趕驅出來，又弄得公子黔牟因此斥逐出去，又弄得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此被殺，這種禍亂還有那個比他重大的呢？我所以曉得天道是勿可說他虛妄的，不正的戾氣是真能弄成怪事呵！上天雖然降下祥瑞來，人們若勿去接受他，就把祥瑞反變做了怪異事情。倘然衛宣公爲了伋壽兩子是個好人心裏起了一種懊悔覺悟的念頭，便把自己返轉到正理那邊去；先整肅了內廷裏，再把這個去整肅朝廷上，整肅了朝廷上，再把這個去整肅百官們；整肅了百官們，再把這個去整肅衆百姓。好比是風走開去，雷振發起來一般，把萬種東西都一齊化散了；原可以改換了匏葉桑中這幾首譏刺淫亂的詩，却做了漢廣行露這幾種讚美德化的篇章呢！但這項事情，難道是衛宣公所能夠做得到的麼？

【註】淫朋惡黨

不正叫做淫。惡黨就是惡劣的黨類。（書經洪範：「凡厥庶民，無有淫朋。」唐懿宗登寶位赦書：「元和末，惡黨前後處斷，人數已多，如今以後宜一切不問。」）

讒譖交作

謗毀叫做讒，誣

搆挑撥叫做譖。就是造言挑禍的意思。交作是說讒和言譖言一齊造了出來。

惠公之逐

宣公就是公子朔。逐是趕了出去。朔和宣姜共向衛宣公面前謗毀急子

惠公，兩公子便立公子黔牟做了衛君，惠公就逃到齊國去，這就叫做惠公之逐。

黔牟之放

放是放逐出去。黔牟，人名，是衛國的羣公子。因為急子壽子被盜殺死，這件事是惠公預謀的，所以左右兩公子怨恨惠公，立了公子黔牟，惠

公遂奔齊。到了魯莊公四年，衛惠公復入國，把黔牟放逐於周。

宮闈

是說內廷裏面，就是對后妃一面說。（晉書后妃傳序）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

匏葉

是詩經篇名。詩經邶風有「匏有苦葉篇」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

夫人申爲淫亂之事。桑中

是詩經篇名。詩經鄘風有「桑中」篇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也。

漢廣行露

是詩經兩種篇名。詩經周南有「漢廣」篇，序曰：「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又召南有

「行露」篇，序曰：「召伯聽訟也。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④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於天者如此，反不能已衛國之亂者，何歟？

曰：黍稷種稊之種，受於天也。如是而播，如天而植，如是而耘，如是而穫者，人也。鹵莽滅裂而坐待倉廩之盈，可乎？二子之受於天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鬻母之間，終至格姦。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其所以充養而廣大



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滅；觀二子之死，則知天資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

【解四】衛宣公原勿消責備他，但有伋壽兩子的這般好處，他承接上天的有這般兒好，反勿能夠止得住衛國禍亂事情，這是什麼緣故呵？我說道：『黏性的黑米子，高粱，和先種後熟的種，後種先熟的種，這幾樣種子，都是承接著上天的呵。這樣兒便分佈了秧子，這樣兒便栽種下去，這樣兒便除去田地上的草，這樣兒便收割下來的這幾種事情，都在人工做成的呵。若把這些種子粗率破壞了，反要安坐著等候那儲藏米穀的倉箱滿起來，這是可以的麼？伋壽二子這些承接在上天的，就是帝舜的一種稟性呵。他站在無知妄爲的父親，和言不忠信的母親這裏面，後來終弄到感動他的姦惡行爲。那伋壽兩子，雖守著一些兒堅確不移的氣節，但死得沒有名目，反弄成了父母這種過惡的；這也沒有旁的緣故，是因爲對於充養並推廣擴大的地方，勿比得像舜帝的呢！（照這般說來）看到伋壽二子的活存著，便知道天理是勿可以銷滅的；看到伋壽二子的傷亡了去，便知道上天所給付的稟性是勿可以依賴的。這種道理呵，若勿是明明見看透了天人的當中，並通達性命的本原，怎麼能夠知道這種道理呢？

### 【註】黍稷種秬

是四種禾穀類黍，是一種有黏性的禾，葉細長且尖，結實有黃白赤黑幾種，宜種在旱田，北人通稱爲黃米子。黍的粒子，都很爲勻齊，沒有大小長短的，所以古人定分寸，度量徑都用這做了個標準。縱黍百當

營造尺寸寸；橫黍百，當營造尺八寸一分。又古衡法：百黍爲鈞，二十四鈞爲一兩，當現今的半兩。稷，就是高粱，江淮以北的農田，多種高粱，通稱爲秫，莖幹高大，好像蘆草的樣子。稷，是穀類中最早種的，古稱爲百穀長。種稷，是禾名，先種後熟的叫做種，後種

先熟的，叫做種。是佈種的意思。禾草叫做私。私，是收割的意思。

### 藟莽滅裂

作事粗率，叫做藟莽。滅裂，是斷除的意思。（莊子）君爲政，焉勿藟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爲禾，耕而藟莽之，則其實亦

藟莽而報子，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 倉箱

倉和箱，都是藏儲米穀的場所。（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 頑父罵母

（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瞍，頑母。書經堯典傳）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

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瞍。

### 格姦

格，是感動的意思。姦，是明徹的意思。邪惡叫做姦。

## 桓公文姜如齊〔題解〕

文姜是魯桓公的夫人，就是齊襄公的妹子。如齊，是說魯桓公和他夫人文姜，同到齊國裏去。

（附事實）魯桓公十八年，公會見齊襄公在濼水那邊，就和夫人文姜一同到齊國裏去。齊襄公和

文姜通了姦，被桓公知道了，把文姜責了幾句，文姜便告訴了襄公。到了夏天四月丙子日，襄公辦

設了酒宴，請待桓公，叫公子彭生替桓公駕駛了車子，彭生力氣很大，趁著桓公醉後回去時，在車

子裏拉斷桓公的脅骨，頓時把他結果了性命。魯人聽到這消息，便詰問齊國道：「我們國君，怕你

齊君的威勢到齊國來修舊好禮已行成了，却被人殺害，勿能夠回到本國來，沒有可歸罪的地方。這種恥辱的醜名聲，傳聞到各國裏，請把彭生殺了，除去我魯國的恥辱。『齊襄公聽了魯人這般話，就殺了彭生。』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

【解】天下大家都知道怕懼這種有痕迹可見的攻刦，却不知道怕懼這種沒有痕迹可見的攻刦。私慾這項攻刦人，比刀兵還要過了些；禮法這項防護人，比內外城牆還要過了些，但人們往往不能夠守定禮法的，因爲是私慾這項攻刦人，是沒有痕迹可看得出的，所以看得輕易反要戲弄他呢！究不知道有痕迹的攻刦，他到來時是有地方的，還可以防備他呵。講到這種沒有容狀可見的盜賊：

在游戲宴會的裏面，有一種坑人的陷阱呢；在談話笑語的裏面，有一種殺人的戈矛呢；在大堂深奧的裏面，有一種噬人的虎豹呢；在本鄉近鄰的裏面，有一種外族的戎狄呢。隱藏在昏昏沉沉看不出的當中，却又發生在急急促促防不到的時候，若勿是超出羣衆的聖人，把禮法去做了個防護，那末，人羣的種類，消滅得長遠了！

【註】畏無形之寇 畏，是怕懼。無形，就是沒有形跡的。盜賊叫做寇。就是攻劫的意思。

欲之寇人 欲，是私慾。凡聲色貨利等事皆稱為慾。欲之寇人，是說這種聲色貨利，向人身上來攻劫的意思。

衛 是防護的意思。狎而翫之

狎，是輕易。又近習的意思。翫，和玩字同。就是戲弄的意思。禦 就是防備抵抗的意思。

陷阱 掘土做了個坑坎，野獸踐踏著，便跌落下去了，所以設計陷害人的，叫做陷阱。（中庸）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戈矛 是兩種兵器名。奧，室西南隅叫做奧，古時

戎狄，是在西北的兩個族種名。

○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勿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爲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爲甚急也。及魯桓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爲天下笑。一去於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斯須去禮耶？

【解二】做了國君夫人的，她的父母已經亡故後，就差個大夫向她兄弟處問安，這是一種禮節呵；姑和姊妹已經出嫁後，却又回到母家來，做兄弟的勿和她同坐在一條席子上，這也是一種禮節呵。這兩種禮節呢，人們無非把這個分別嫌疑，表明隱微就是了；也不知道這種禮節是很緊要的呵。等到魯桓公和文姜違反了這種禮節，却一同到了齊國去，把眼睛一動兒最短促的功夫，就遭了拉斷脅骨的禍事，身子死在他國裏，被天下人所見笑。一經棄掉了禮，就弄得禍事忽然到了這地步。（照這般看來，）人們還可一歇兒丟掉這個禮麼？

【註】國君夫人兩句

（詩經周南葛覃疏）「凡諸侯之女，父母在，得歸甯；父母沒，則使卿甯於兄弟。」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可見得父母已沒，便不得歸甯了。

姑姊妹

已嫁而反三句

（非禮）：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陳氏註專言兄弟者，遠同等之嫌。

轉盼而罹拉幹之禍

轉盼就是轉瞬，是說把眼

睛一動，就是比喻時間很短促的意思。罹，是遭受著。軀體叫做幹。因爲魯桓公被彭生拉斷了脅骨死的，所以說是罹拉幹之禍。

異國

就是他國因爲魯桓公死在齊國裏，所以說是他國。

斯須

頃刻叫做斯須，就是一歇兒功夫。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失守，而將肆其吞噬者，不

可勝數；稍怠，則墮其手矣。吾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恃禮而已。無此禮則無此身；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於屠戮戕殺之酷？弁冕環佩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功？人徒見君子常處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

【解三】明白事理的君子，看那些私慾，好像攻刦我的盜賊一般；看那些禮節，好像防護我的內外城牆一般。他們在左右前後等候我這裏失了守，就快要逞他吞咽咬嚼下去的，是勿可以算得盡那些數目；略爲有些懈惰，便要落在他的手裏了。我們所以單身站在搶奪侵犯的地位，能夠保全這生命的，全靠是這禮法就是了。沒有這禮法，便沒有這身體；禮法上對於走上去退下來和低著頭抬著頭的這種禮法上，麻煩難道勿比屠滅誅戮，和戕害殺傷這種慘烈的刑罰好了些麼？那些戴着大帽繫着佩玉的這種禮法拘束，難道勿比刀斬鋸解，和斧砍鉞劈的這種施用的刑罰好了些麼？人們徒然看見君子時常居在最勞苦的地位，却不知道君子時常居在最安逸的地位呵。

【註】肆其吞噉

肆是放恣的意思。吞，是吞咽下去。噉，是咬嚼。

升降俯仰

升，是走了上去。降，是退了下來。低著頭叫做俯，抬著頭叫做仰，都是說禮節上的事情。

酷

是慘烈的意思。

弁

### 冕環佩之拘

拘，是拘束。弁冕，是戴在頭上的大帽；環佩，是繫在身上的玉器，都是說禮節的服飾。按：弁冕，皆冠名。古時吉禮用冕，通常禮服用弁。（左傳）「吾與子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禮記）「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

則有鶯和之音。

### 刀鋸斧鉞

這四種，都是古時的刑器。刀，是斬頭用的，鉞，是刎足用的。鉞是大斧，斧和鉞，都是砍斷肢體用的。

④世俗所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於寇者，樓櫓雖密，猶恐其疏；隍塹雖險，猶恐其夷；豈有厭樓櫓之太密，隍塹之太險者哉？苟人果能真見無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况敢厭其煩與拘耶？

【解四】現代風氣，所以厭憎這些麻煩，又且嫌惡這些拘束的，也勿曾看見這種害處的呢！城池被那敵寇圍困的，屯兵把守的露臺即使稠密，尚恐他還是稀疏的；禦敵設防的城壕即使深險，尚恐他還是平坦的；難道有厭憎那露臺築得過於稠密，城壕掘得過於深險的麼？倘人果能夠真正看見這種沒有痕迹的敵寇，那末，全天雖行了百拜的禮，還恐怕這些是安逸的；曲禮上雖載著三千種的禮，還恐怕這些是簡單的呵。何况還敢嫌憎這些為麻煩和拘束的呢？

### 【註】樓櫓

露上沒有遮覆的屋，叫做樓櫓；是古時駐兵防守，在這裏何望敵寇的，俗也稱為臺露。（三國志孫韶傳）「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械，以禦敵。」

### 隍塹

就是城壕。有水叫做池，無水叫做隍。掘土做了壕溝，叫做塹。

夷

是平坦的意思。

終日百拜

終日，就是全天。（樂記：「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顧炎武曰：「古人之拜，如今人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于百。」

逸

是安逸，就是不忙勞的意思。

【評】通篇分作四段：首段提出「禮」字，作一篇的主腦，並暢論「無形之寇」，詞意十分警切。次段引禮經作證，單魯桓犯禮罹禍，身死異國，可爲千古炯戒。第三段說去禮的害處，筆意暢達，語尤驚心動魄。末段仍用「城」「寇」作比喻，和首段相應照；又復歸重「禮」字作結，文法何等嚴密！

## 楚武王心蕩〔題解〕

心蕩，就是心裏震動。

（附事實）魯莊公四年，楚武王在荆地陳列兵隊，把一種戟授給兵隊裏，拿這個去攻打隨國。將到齋戒時候，走進裏面告知夫人鄧曼道：「我的心，覺得震動起來了。」鄧曼歎聲道：「君王的壽命已完盡了！心氣到了盛滿時，便要震動的，這是上天的道理呵；前代祖宗已經知道了！所以在起兵發令時，就震動君王的心呀。倘楚兵勿遭失敗，君王能亡在路途上，便是楚國的幸福呵。」楚王就動身出發，竟死在楛木山的下面。有個做令尹官的鬬祁和做莫敖官的屈重，他們倆把楚王的喪事祕匿著，又設了一種計劃，開了一條路，在澨水上面築成一橋，駐紮軍隊，對近那隨國；隨人怕了，便向楚國講和。這位莫敖官就假託楚王命令，和隨侯訂定盟約；又請隨侯相會在漢水那邊。等到



渡過了漢水，方纔發喪宣布這件事。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息；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而氣反爲志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是聽；則心者，氣之役也。

【解】氣聽受指揮在那心裏的，是人格高尚的聖賢呵；心聽受指揮在那氣裏的，是這班普通的大衆呵。大概氣這件東西在人們的身上，安樂時便放恣，勞苦時便懈惰了；快活時便驕傲，愁悶時便畏服了；活存時便充滿，沒亡時便盡竭了；氣有變動，那末心也因此變動，有勿能自家覺悟的呀！人的意志呢，是氣所統率的呵。如今心跟著氣改變，那氣反做了意志的統領了。氣反做了意志的統率，那末，我的心意充盛和衰弱，只有氣的指揮聽受着，可見得這個心呢，已被氣所使用的呵。

【註】聽命

令是命令，聽令，就是聽從指揮的意思。

逸則肆

逸，是安逸。肆是放肆。逸則肆，是說人們在安逸時，便要放恣起來了。

懾

是畏服的意思。

涸

是竭的意思。

也

帥，是統率的意思。（孟子公孫丑篇）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役

是役使，就是供他使用是意思。

○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辟席之時，易簣之際，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楚武王憑陵諸夏，臨敵多矣。迨其季年，伐蕞爾之隨，而心蕩焉；彼初未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非真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能不隨之而蕩乎？

【解二】做聖賢君子的人，拿這個心去統馭這氣，却勿被氣所統馭；拿這個心去改變這氣，却勿被氣所改變的。在歷山那邊種田時，和唱南風那篇琴歌時，勞苦和安逸雖改變在前，但舜帝的心，勿會有改變的呵；在姜里那邊被拘禁時，和虞芮兩國到來朝見時，憂愁和快樂改變在前，但文王的心，勿會有改變的呵；離開了坐位的時候，和換去臥席的這會兒，活存和死亡雖改變在前，但曾子的心，勿會有改變的呵。

【解三】楚武王恃強侵犯中國，對着敵兵打仗，有許多次數了。待他末年，去攻打小小的一個隨國，

反覺得心中震動起來呢；他本不知道治心的道理所靠仗的全在血氣上一些勇壯吧！他平日對着敵人，並勿是真正能夠勿動心呵，是他的氣正在勇壯時呵，如今死亡日期就快到了，血氣已經震動起來，心怎能勿跟著他就一齊震動起來麼？

【註】御 是統馭的意思。歷山之耕

按：歷山有四：一在山東歷城縣南，也稱爲舜耕山，又稱千佛山。（水經註）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一在山西永濟縣東南，水經註稱爲歷觀，是雷首山的支脈。一在山西的翼

城垣曲陽城沁水這幾處交界地方，上有舜王坪。一在山東濮縣東南。以上四山，皆相傳是舜帝所耕的地方。（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南風之琴

（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尸子）南風之詩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姜里之囚

姜音西，是古時地名。商紂把周文王拘禁在姜里，今河南湯陰縣有羶城。（魏書地形志）即羶里，字音相近，古通用也。

虞芮之

朝

虞芮兩小國名。（孔子家語）虞芮兩國，爭田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虞芮之君曰：「嚙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朝。」遂以所爭之田爲閒山。孔子曰：「文王之道，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辟席

辟與避字同。避席，就是避開了坐位，是表示一種恭敬的意思。（孝經）曾子辟席。上：「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易簣

改換叫做易，簣是席。易簣，是說曾子臨終換席這件事。（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晝，大夫之

賢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九起易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憑陵諸夏

憑，是憑恃。陵是侵陵。憑陵，是說楚靠恃勢力，侵犯中國的地方。

季年

就是末年。蕞爾，蕞爾，小貌。（左

爾國）

④彼鄧曼者，方且歸之天，而又歸之鬼神。抑不知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

心卽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可捨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蠱生於稼，而害稼者蠱也；蚋生於醯，而敗醯者蚋也；氣生於心，而蕩心者氣也。使楚武而悟，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盍亦鉏治是氣，絕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

【解四】說那鄧曼這個人呢，（把楚武王心動這件事）正好歸到「盈而蕩」的天道一方面，却又歸到那「先君知之」的鬼神一方面。殊不知心就是天呵，勿曾有在心外的天心，就是神呵，勿曾有在心外的神；怎可以丟棄這天道鬼神，反向別處去求尋的呢？心是從氣裏震動的，氣是從心裏發生的。有一種專食稻根的蟲生在稻禾上，那傷壞禾稻的就是這種食稻根的蟲呵；有一種腳細長胸背大的小蟲，生在醋裏，那腐敗這醋的就是這種胸背大腳細長的小蟲呵；氣生在心裏，那震蕩這心的就是氣呵。倘然楚武王能夠覺悟著，那末，傷害我心的，難道在別處地方麼？那就勿能夠逃避得脫了。傷害我的既經勿能夠逃避得脫，何勿也除去了這氣，斷盡他的本來根原，拿這個去掉掉他正裏的傷害呢？哎！又勿是這樣的呵。

【註】鄧曼 是楚武王的夫人。

蝨生於稼 蝨是一種專食稻根

蚘生於醢

醢就是蚘。醋是一種蟲名，胸背膨大似球，脚細長，是生在醋裏的蟲（荀子）醢酸而聚聚焉。

遁 是逃避的意思。

鉏治 就是除去的意思。

吁 是嘆歎聲。

⑤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爲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爲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潰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日之勅敵耶？

【解五】這種正大的浩氣，和通常的血氣，本來沒有不同的性質，不過在能養和不能養的緣故，把他分做了兩種名稱吧！倘然失掉這種保養法，那末，這氣便做了心的傷害；倘然得著這種保養法，那末，這氣便做了心的幫助；也那裏有一定的呢？那些潰亡擾亂和散去越出的氣，到了死活當頭時候，致失掉這種正理的，是這個氣呵；安靜穩定和精誠光明的氣，到了死活當頭時候，致得著這種正理的，也是這個氣呵；試看唐朝在凌煙閣上描寫這班功臣的形像，有那個不是從前時候的強敵呢？

【註】浩然之氣

就是正大的氣。(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輔

輔是輔佐，就是幫助的意思。

泰定

泰是安泰，定是靜定。

凌煙圖繪之功臣

凌煙是閣

名。(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七年二月戊申，圖功臣於凌煙閣。

勅敵

就是強敵。(傳)勅敵之人。

【評】本篇作法，可與前篇互相參觀；鄧曼一婦人，前既知「莫敖必敗」，今又知「王祿且盡」，眼明心慧，非尋常女流可比。前篇說理，此篇說氣，俱是大關鍵大原委處。篇中楚武以氣用事，不能治心，並申明心蕩之故，推求心蕩之由，精理名言，說得何等透徹！逐段文致委折，筆意尤為暢達，滿紙上大氣盤旋，令人尋味不盡！

